

靳以著

中華文藝叢刊
第一種

沈默的果實

中華書局印行

種一第刊叢藝文華中

沈默的果實

著 以 靳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中華文藝叢刊編輯委員

巴 金 柳無忌

朱自清 茅 盾

老 舍 孫伏園

宋雲彬 靳 以

金兆梓 葉聖陶

洪 深
(以姓氏筆劃爲序)

無 題	………	四〇
短簡（二一七）	………	四三
我怎樣寫『前夕』的	………	六五
悼蕭紅和滿紅	………	七九
憶上海	………	八五
憶北平	………	八九
憶廣州	………	九一
憶哈爾濱	………	九四
獨山站	………	九七
「窄門」	………	一〇三—一一〇

沈默的果實

我醒來了，雞正叫着，天還沒有亮。我彷彿是被有力的一擊打醒了的，頸項一直在疼痛着，我看不見伸出去的手，它在黑暗中仍然撫到我的臉頰上，有一點熱，我意識到那原來是發炎。我應該記得的，它已經使我痛苦了三四天，使我疲倦了睡不下去，睡下又不能轉側，到早晨我又不能起來。就是那一點小小的病痛，使我的半個頭和半個身子都痛了，而且我的半張嘴好像封住了，還有那上下十幾顆使我疼痛的牙齒。有時候我那麼憤怒，可是我的牙都咬不上，我的額上凝着疼出來的汗珠。我想舉拳來打掉那半張使我痛苦的臉，可是我的手纔握起來就有一股牽心的疼痛又使我放下來了。

我是過着多麼無味的日子呵！我早就盼着天亮了，可是早晨來到之後，接着就是既不能思想又不能動作的一天。從無望到無望，我的心就塗上一層黯灰的顏色，我失去生活的意味，多少天我就是守在斗室中，我有時雖然喜歡一人獨處，可是如今伴了我的這可厭的無盡的痛苦，使我怎樣也脫不開，正像初夏還馱着大棉襖的小兵，這使我認識了痛苦，不但使我明瞭我是在苦痛中，我也更能同情那些苦痛中的人們。是的，在苦痛中，人們的心纔貼近了。當我不眠的時候，我也想起，這



時候不知有多少人不在睡着呵！

那些雞是騙人的，我記得，它們是屬於一家農場，無日無夜地叫着的——并不是那帶來黎明的啼叫。我是多麼殷切地盼着天會亮起來呵！我張大了眼睛尋找，我忍着苦痛動着我的頭追跡！可是我却找不到一絲浮游的光明的影子。我突然想：一個人大約就是這樣死去的，面前只是充塞着黑暗，慢慢地連苦痛也不覺得了，沉入永恆的安息。

可是我還沒有死，因為疼痛還在擾着我；我也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許多人活，我們都要活得好好，活得快樂！可是眼前的苦痛使我把快樂都忘記了。我不知道人是怎樣笑的，好像我是被笑遺忘了。不，我忘記笑了，當我勉強想笑的時節，又牽動了我那腫起來的肌肉，我是笑不得也哭不得的。假使我有一面鏡子，我就時時可以看到我那張呆板的臉了，只要不是那麼無表情，就是哭也好吧？但是想起我那發炎的臉頰，我只得保持那份呆板了。

那無盡的夜呵，那死一般的呆板呵！不，它一直在跳着：我的心，我的血管，這更使我感到疼痛。「只要能消失我的苦痛，我是什麼都肯獻上的。」我不知道該向誰這麼申訴着，要不然，給我力量吧，讓我聲退黑夜，牽來太陽，用一柄鋒利的長刀，削去使我疼痛的半張臉吧！

生命也許是值得寶貴的，因為它可以為他人爭取生命。如果死是必要的，那就是為了下一代更繁盛的生。埋在土中的不該腐爛，應該有新生。可是他呢，可是他呢……他……他就是那麼默默地埋在土中了。

我看到他的時候，他那喜歡抱怨的嘴已經不說話了，只是緊握着我的手流淚。那時候，我們已經有幾年不見了，那一堆亂髮下，顯得他那張臉更瘦削了，他躺在大床上，我也在一邊躺下來，我的眼睛也濕潤着，可是我不敢說一句話，過了一些時候，他睡着了，好像我也睡着了。當我醒轉來的時候，天就要黑下來，我就揉着眼睛站起，他這時也醒了。

「好快呵——」

他遲緩地說，我感到一點茫然，不知他指着什麼說。

「是說天麼？」

「不，不——」他握着那蓬鬆的頭，臉紅漲着，我說的是日子。「你還是那樣子，可是我連人形都沒有了。」

他長長地嘆息了一口，可是只吐出一半，就接不下去了。突然又引起嗆嗽，他的妻忙碌着，孩子們也不知所措，使我站在那裏也不知怎樣去和他告辭了。

那一次，我還記得，我是摸了夜路走回去的，正是雨後，我深一脚淺一脚地踏着積水的小路，到了住處的時候，褲管全濕了，我一點也不抱怨，現在想起來還是如此，因為那一次就是最後的相見。之後我一個人走了一條遠路，寂寞地住了兩年半，他還是住在那裏——不，他睡在病院裏，有時他伏枕寫來幾行，要我爲他寫文章，而且還說到；「不必說醫藥費了，只說每一次警報吧，我都需要一個人把我背進山洞，這裏平均每天都有兩三次。」這樣，我也盡我的微力幫他的忙，可是他

不知道怎樣，也許是久病和他的特性揉合在一起，使他和好友吵翻了，和出版者也弄不對，可驚的是，他的心那麼細，連那在商場上爭逐的人也敵不住他。可是他自己，漸漸地連聲音也失去了，人只是睡在床上，做爲人的活動已經失去一大半。到我回來的時候他已經離開那個城到另外一個省份的鄉下養病去了，把他辛苦經營的一份刊物輕易地交給一個人負責，這是我們後來談起的時候認爲又是一樁值得惋惜的事情。

誰也沒有想到他以為可以安靜養病的鄉間，敵人過來了。於是他帶着妻兒老小又跑回來（實在說，是妻兒老小把他拖回來的）。回到他那個住了幾年的大城。他已經什麼都沒有了，一層皮包着骨，還不斷地吐着血，終於在敵人佔領那座大城的前些天，他就閉上眼永遠也不看這混淆，黑暗，貪殘，無理的世界了！不知道他埋在什麼地方，也許被炮火蕩平了，也許爲修築工事給掘翻了……但是，這對於他都沒有什麼妨害了，他不會覺得什麼，他再不張開眼睛，這些身後的事情，不過，只勞和他有關的親友焦灼，煩惱，在他也許還算是幸福的，不然的話，若不是落在敵人的手裏，還不要在更進一步的流亡的道上喪失他的生命？不要說他，就是一些更健康的，更年青的也在這條路上很悲慘地死去，既得不到渴求的生，又說不上殉難，只是那麼一點價值也沒有地死去了。

像我們原不必殉難，因爲既不享受國家的恩俸，也沒有守土之責；當然也不會敵人的膝下討生，做一個順民（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會對不起我們的國家，倘若一天敵人來了，我們自然有我們的路，人民該有人民的力量，只是爲家小所累，不知該怎樣好，纔是值得人躊躇的。

他也許算是一個聰明的，退到鄉邊的小縣裏，那邊原來還有一位窮苦的可托的友人，於是息喘方定，不得不把幾件衣着攤在地上出賣了。過了三兩天，看到只是那些沒有胃口的鄉下主顧，只好打點一下，想到一個大城去賣一點錢充路費，然後再把家小接出來。他好容易搭上一輛黃魚車，不會想坐到一半就壞了。他又上了一架板車搖搖幌幌的，看着只有五里就要到所到的大城了，一聲叱喝，斜刺裏跳出幾位好漢，別的話沒有，身邊的拿去不算，連身上的也剝個一乾二淨。好在他還看不起書，所以到了地方還可以把塾在底下的抽出來給我寫這一封信：「我真不知該怎麼辦好了，我的家小還在××，我沒有法子接她們出來了，我自己也是既不能進也不能退，不知該怎麼辦好了！」他這樣寫了來。當我收到他的信的時候，不但他的妻子住的××早已陷敵，就是他光着身子到了的那座大城也早已無聲無息地陷落了。

一想到敵人用戰爭在大路急馳的速度佔領我們的土地，我自然也就想起來在大路小路上蠕蠕動着的老的小的，飢餓的，散亂的逃難的人羣，他們是一步一步爬着的，原想奔赴祖國，想不到爲敵人超越了，再沒有向前的路，只有向後的路了，原來拋家蕩產，只爲的做一個自由的公民，想不到喫盡千辛萬苦，又落到敵人手中！到那時候，連憤恨也不知道該怎麼表示了。

幸而跑過來了，一路上風風雨雨霜雪，沒有喫的，沒有住的，一程又一程只是向前走，可是最終不過是這座不平的山城，它是昂首向天的，只爲那些有錢有勢的大商大官而存在的，除開那泥濘的大道，冰冷的小路之外是什麼都沒有。不該恨，只該歌頌，扯開嗓子唱吧！

呵，呵，我是戰時的心臟，

我噴出又吸進，

南來北往的人。

從西向東，像遊龍

還有兩條大水，把我

夾在中央。我的天上

又是天；地下又是地，

天上是烟，地下是泥，

一片灰，就畫得出

全城的風物，我不留意，

哪個在憤怒，哪個又在

拋出無情的嘲諷，我只是

雄偉地，不動地站在這裏……

唱的是別人，我只是沈默，沈默，凡是發聲的早已暗啞了，我也只是沈默着。早晨我起來了，推開門，望望天，可是濃霧遮住我的眼，我看不出三尺，便什麼都看不見，誰知道哪裏是河，那裏是山？既然沒有鮮明的天氣，我就緊緊地關上門，生怕那些水珠一般的深霧附着我的體內，於是我

就起始在我那斗室徘徊，我說不出享樂，我就是這樣虛耗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從鬢邊的白髮，臉上的縐紋看來，已經消失大半了。

我望着門後的水缸，纔知道江水已經清了，想着那清澄的碧流，誰還能記起夏天它曾經那麼洶湧地夾着河泥滾捲翻騰而去的雄姿？它吼叫着，受了阻攔便更大聲吼叫着，無畏地向前而去！如果你不服便把你捲去！如今它瘦損了，它那青碧的水色使人們想起了遙遠的海，它那平靜的水面使浪子們顧影自憐。它只是那麼平靜地，使人一點也看不出，無聲地緩緩地流着。使人會耽心到有一天它會流盡了。使人們忘記它曾是一條大河。

我原來沒有對鏡的癖好，可是我俯身在那水缸上，我却無心中望到我的面顏了，它是一張多麼呆板的臉呵，不喜，不怒，無生，無死，使我自己也憎恨起來了。我不相信原來我就是這麼一副嘴臉的。爲了增強我的信心；我勉強地笑着，可是那多麼像一個沒有修養的畫匠所造出來的一張笑臉呵！我就像逃避般拔腳跑開了。

我不能到遠處去，我只能在我那小天地中轉着，像一隻拖磨的牛，因爲沒有那副遮眼罩，所以我看得清斗室中大大小小的事物，在屋角的上端，一張蛛網還黏着幾隻蚊蠅的屍骸，下端就是一只堵了又開的老鼠洞。當我低視的時候，正有一隻大鼠，從裏面闊步而去，它昂首四顧，意氣自得，一點也沒有因爲看到我顯得胆小的樣子，它跑過去，我的眼睛追着它，它一直跳入米缸裏，立刻就

「是多麼好的一個機會呵！」

我自己低低叫着，蹣手蹣腳地走到近前，輕輕地拿起放在一旁的缸蓋，很敏捷地蓋上去，我說不出我有多麼高興，可是被蓋在裏面的老鼠一點也不慌張，它仍舊安穩地咬着米粒，發出微細的聲音，可是我却不知道我怎麼辦了，我不知道如何纔能捉住它？就是想弄死它也沒有辦法。難道我就這麼守下去，要它喫盡我的米麼？苦苦地想了許久，我只得又敞開缸蓋；可是它動也不動地在喫着，一直到我叫了一聲，它纔不慌不忙地走出來，順着原路走回它的洞口。我也只得眼巴巴地望着它那麼清閑地走回去，彷彿它是很理直氣壯的樣子。是的，只有它們是必須喂飽的，如果沒有可喫的東西，那麼衣物也好，書籍也好，甚至連器具也好，總得要遭它的殃的。這個時代，這個地方，它們是比人還要高一級的。

不知從那裏來的呵，那無盡的笑聲：

從清早起，室中就浮蕩着笑了。高的，低的，男的，女的，從四面八方都傳了來，使我惶恐地從床上跳起，疑懼地自己想着。

——誰在笑呵，爲什麼笑呵？

——不是我在笑我？爲什麼在笑我呵？

於是我霍地站起來了，向各面張望，我看不到一個人，只聽着不斷的笑聲，有的好像笑得喘不過氣來，想得出他的眼睛上一定沾了淚水，使看到的人不知他是哭還是笑？有的却大聲哈哈着，彷彿

佛要散盡積在胸中的被壓制的情感，還一面笑一面用手掌有力地拍着桌子。有的笑聲該是屬於女人的，不是高得要刺破藍天也刺破人的耳朵，就是那麼偷偷地低笑着好像用手帕搭着嘴，生怕會被人聽見似的夾着孩子的稚氣的笑音，……

這笑的海像是要淹沒我了，我不能忍受，用兩手掩着我的耳朵，可是那笑聲很容易地便穿過來了，使我不得不逃避的所在。我憤怒地叫着：

——什麼事使你們這樣高興呵，

——什麼事使你們這樣快樂呵！

我仔細諦聽，彷彿那笑聲又是發自我的心中，我知道，我自己許久都不曾笑了，我早已遺忘了笑，我每日忍受着苦痛，不知怎麼樣，我的心竟在笑了。我恨不得抓住這個笑着的問：

——你說，你說，你在笑什麼？你不知道麼？有一個人說過：「有這麼多苦痛的時代，快樂是可恥的？」難道你這個懦夫，沒有用的傢伙，你連恥也不知道？

——你說，你說，就說你是只顧自己的一個傢伙，你看看你的這副襤褸相，你的孩子都還沒有衣服穿呢？他們因為兩天沒有吃過飯，在一傍哭着呢？你還笑，你還笑點什麼？

——這倒怪了，你說你在笑我，我有什麼可笑的？我不是那個樣子麼？和五年前十年前的我一點也沒有分別，你憑什麼要笑我呢？我還有什麼地方足以逗你發笑的麼？你活着的目的，就只是為笑別人的麼？或是我的存在只是引你發笑的麼？你實在應該好好想一下，如果你自己不覺得無聊，

你就實實在在使我覺得無聊了，我希望你收回你那無聊的舉動，再留給我們一片清靜的天地。我們是既不笑人的，也不被人笑，我們懂得怎樣尊重你，希望你也尊重我們。

到我這樣責備着那個笑着的人，我總發覺到我的身邊閱無一人，那原來是笑着我自己，我自己又責備着我。我呆了一下，於是我悲傷地想着：「我怎麼會這樣子呵！」

站在那裏，我默默地哭了。

三十四年一月四日

我的懷念

「假如一個人，獨自地昇天，看見宇宙的大觀，羣星的美麗，他并不能感到快樂，他必要找到一個人向他述說他所見的美景，他纔能快樂。」

——西塞羅：「論友誼」

我是很疲乏了，當衆人都已安靜了的時辰中我工作了許久，我是那麼寂寞又那麼困倦，我努力地把我的臉從油燈的暈光裏抬起來，在那黯黑的角落裏，我彷彿看到一雙黑亮的大眼睛。我幾乎叫出來了，可是你兀自和往常一樣守着你的緘默，我也只得噤然了。誰知道我的心在燃燒着呢？許多年了，呵，許多年……：我我不敢想，也不忍想，可是畢竟你又在我的面前顯現了。我分明地記得你那圓圓的臉，你那樣一座小山似的眉毛，顯出你剛強個性的微微凸出的下顎，還有那把悲傷化成快樂，把地獄轉爲天堂的孩子般無邪的笑……難道因爲我早已知道這一切不過是空幻纔獨自呆坐在這裏，如其不然，是疲憊能阻止我或是橫在面前的書桌能擋住我，像多少年一樣地，我們早該擁抱起來了。

許多年，真是許多年了，我們都不知道誰在哪一方。我知道，我們離得很遠，可是又很近，因

爲我每當我獨自的時節，在別人一無所見的所在我看到你。是的，我看到你了，我還聽到你的聲音，你說些什麼呢？你是用壓低了的聲音說着的：

「輕輕的，不要驚醒他，好容易他纔睡着了。」

我記得，那是十幾年前，當我還年青的時節，我突然被疾病打倒了，而你就像親人一般地守着我。

那時候你的聲音雖然那麼低，我還是醒了。我那燒得昏迷的眼睛望着窗櫺上浮游着的夕陽的最後的一線光。那已經不是光亮了，只能使人分辨出來窗紙上還有木格，城邊的號角淒涼地吹着，蝙蝠早已吱吱地飛着了。是的，我忍耐幾天了，白晝和黑夜於我有什麼關係呢？在我那睜不開的眼睛上，我只看到一派紅光，那時候我真是用力地睜開我的眼睛，可是黑暗塞在我的面前。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便又把身子轉向壁間了。我並沒有睡着，我聽到你的聲息，雖然你是那麼悄悄地走過來，但是我沒有說話，你也沒有動靜，我只感到你那沁涼的手掌在我的臉頰上輕輕地撫摸着，我就這樣又睡着了。

那是多麼長的時日呵，我好像踏遍了夢境的每一寸土地，我是那麼疲乏，好像我要把我的腿放在自己的肩上行路，不，我是被人倒懸起來了，我那向下的充血的頭腦異常沈重，我的脚是在空中。不知道我是被誰解了倒懸，我就筆直地跌向山谷，還沒有使我的身軀落在地上，我陡地醒了，我是一身大汗，急喘着，可是一隻手立刻伸過來了，我只模糊地看到一個坐着的身影，在你的

身後，放着一盞小小的油燈。

「唉，我跌下了，——」

「不，我抓着你呢，你不渴麼？」

「我怎麼不渴，我走了一夜的路，你呢，你坐了一夜？」

「沒有，我纔起來，聽到你的聲音纔起來的。」

「呵，有這麼快！」

「天，天快亮了。」

你拉着我那灼熱的手，可是弄錯了我的意思。我是想怎麼能這麼快你就起來了呢？好像未曾動過一樣地坐在我的床前呢？雖然我昏迷，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我睡下的時節，你就是這麼坐着的。可是那時候我不再說什麼，說話對於我是一件吃力而不能忍耐的工作，我只是抓着你的手，放在我的臉下枕着，就是那樣我睡着了。一直到我再醒來的時候，抬起我的臉，我纔看見那發紅的手，我輕輕地吻了一下，兩顆熱淚突然滴在那上面。我微揚着臉向你問：

「你累了麼？」

「不，不………」

你搖着頭笑着大聲回答我。

「你要睡了麼？」

「沒有，沒有，……」

你更用力地張大你那一雙眼睛，在你那瞳子裏只顯出清澄瑩澈，淨化了我的靈魂，在那裏面我好像看到我，我是那麼渺小，沈在你那更深闊的友情的海裏。我並沒有滅頂，我，我是得救了。可是我突然又看見，就是在你那一雙大眼睛裏閃着亮光，我便問：

「你哭了的？」

「沒有，沒有，——」

「我看到你的眼淚了，……」

「那，那，——」

你那倉皇抹着的手掌使我確知你是哭了的，於是我又說：

「你以為我會死了，所以你——」

「不，不，我一點也不那麼想，」你急急地說：「只是我看到又聽到你那苦痛的呻吟，我的心就難過起來了，我是在氣我自己。」

「氣什麼？」

「氣我不能變做你，代你受這些苦，禁不住我的眼淚就滿了，我並不是哭。」

你隨又沈默了，可是這許多年，我的睡前時時閃着你那含淚的面容，正就是那時節深深地印在我心中的。

是的，你慣常是無言的，你的語言只是微笑，沒有聲息的微笑，當你苦痛的時節，你也是笑着的。你把快樂大量地送給別人，把苦痛嚴密地藏在自己的心底。有時，你的心載不起情感的重負，你的眼睛也會無緣故地濕潤了。可是當被看到的時候，你就急急地搖落了殘留的淚珠，還笑着說你什麼都沒有哩！我也就不再問詢，因為我們不是不深知呵，由於心和心的相近，連最微細的情感都是相共的，我們互相分着憂愁，倍分地享受快樂。可是在我們中間憂愁竟那樣多，而快樂是那樣少呵！有一個時候我是一個人了，——我的親人死了——於是我不得不一個人守在那大宅子裏，那正是冬天，高牆爲我遮住了太陽，聚集了寒冷，我仰起頭來看天，是嶄齊的一方，還時常是挾着沙塵的灰黃色。到黃昏，又是一層黯淡，那時節，我的心真是染透了說不出蕭索的顏色。我不得不蟄伏在屋角那裏等待着黑夜，——不，等待着黑夜後的天明，這時候，我忽然聽到足音（誰也想不到任何人的到來都是使我高興的）。我再諦聽，它由遠而近了，我不必看到人，我知道是誰來了，我幾乎跳了起來，站在門那裏用大張開的兩臂和滿心的喜悅把你抱住了。我頓然感覺到我不寂寥，生命也不是那般百無聊賴。

可是如今我離開你這麼遠又這麼久了。儘管我好像時時能看到你，可是再也聽不到你一聲脚步，一聲笑；我是孤獨地被丟在人生的路上，你怎麼能抱怨我有時兀自倚在那裏彷徨四顧呢？我所找尋的並不多，可是却做着徒然的追跡。我也知道你想着我的，什麼時候有那一天，當你的幻影在我面前顯現的時候，你果然從外邊跨進來了。親熱地叫我一聲，那時候我該怎麼樣呢？若是在人世

以上真還有天的話，我那斗室該立刻變成天堂了。

可是如今我只能過着這漫漫無歡的日子，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終結，沒有你和我一同昇天，我倒情願死在地上爬着。不，我是死在地獄中爬着，我是滿身的血傷呵，對着那些鬼怪！可是我還是活着的。只要我還有一點聲音，我就不忘記叫喚你的名字，我是多麼盼望你，我是多麼要你，來，來，引我上天去吧。——若是天太高的話，還是要我站立在人世間和你相伴地活下去吧，讓我多看看你那張無邪的臉和大眼睛，讓我多聽到你那無聲的微笑，讓我們一同努力把地獄轉成天堂。

三十三年十月一日。

等待

夜終於等盡白晝，太陽被壓到不可見的世界去了，轉映着它人光輝的星月也被烏雲淹沒，凡是發光的都陰暗了，這大城頓然像黑茫茫無垠的原野，風呼嘯着，從一個街口鑽入另一個街口，孩子們也驚恐地叫着。我像所有的行人一樣匆匆地趕着路，我是跌跌撞撞從高坡上下來的，我找尋一個藏身的所在，我找尋一張親切的臉，當我跨進一間草房，連那燈火也倏地熄滅了。

我沒有看見一個人，沒有聽見一個人聲，我摸索着坐在一張長椅裏，（只佔了它的三分之一）我倒有些失悔了。我是從黑暗投向黑暗，我雖然坐在這裏，正如同我行走在鬧攘的街路上，或是獨自蹲在大野裏寂寞的岩穴中，——就是我自己。甚至我都看不到我自己，充塞我眼前的是無邊的黑，而我的心胸中只是一片無可填補的空白。我纔抓到悔意，它又離我而去，不知誰又丟給我希望，等到我意識到希望的時節，它又無影踪地破滅了，使我什麼都感不到，我真不知道什麼是我所等待的，在這無盡的人生中，我不知道多少時日是花在等待之中？

我並不曾等待那搖天撼地的大雷雨，它却來了，青白色的電光是從窗口閃進來的，雷是從不可知的地方滾過來的，大雨落在屋頂上，——只是幾分鐘，它便從屋頂又落到我的頭頂上了。

我不知道向那裏躲藏我自己，雖然我有在雨中獨步的癖好，可是我並不希望挾着積年塵土的雨水打濕我的頭身，倒是藉了那一閃即逝的電光，引我站起來，知道該向哪裏趨避，我把我那挺直的身軀依在牆邊，靜聆室外和室內的雨聲，這時候使我殷切期待的，怕就是雨前的寧靜的獨坐吧？可是那一切都似乎很遙遠了，讓我怎麼不感到人世的可哀呢？

雨聲似乎小了，過些時纔覺察到的的答答的原來是屋頂落下的雨，外邊的雨已經停了，縱然雷電還在滾着閃着。這時候我不得不走到外邊來躲避雨了，雲間露出幾顆雨水洗過的星星，好像站脚不定似地要投向我的懷中，我張開兩臂，可是我只抓到一片空。

清新的空氣洗蕩着我的心胸，頓然覺得減去不少沉滯。人彷彿能凌空而起。一看到包住我的黑，就興致索然了，我只得垂下頭走進去繼續我的等待。

時間，空間和我都好像扭結在一處了，誰也不會移動，各自都等待着。我是在想些什麼事麼？或是在想什麼人麼？我什麼都不記得了，我彷彿什麼都沒有想過。

但是突然我的手被另外的手抓住了，一個熟習的聲音響着：

「你早來了吧？我知道你是早來了。……」

氣喘使他的聲音斷續着，可是我知道他是誰，雖然我看不見他，我就和他說：

「你爲什麼跑呢？路又這麼黑！」

「我早就要跑回來了，那陣大雷雨又阻住我，我想到你在等我了」

我頓然像被解開一個大謎似地澈悟了，可是我却這樣說：

「不，不，我沒有等你，——沒有等多多少時候，你，你不知道我一個人多麼喜歡坐着呢！就是，就是這屋頂有些差，差點弄了我一身水。現在你回來了，那，那，就好了，我還是要坐在這裏，你跑累了，你去睡吧，我自己留在這裏等。——」

「等什麼？」

「等燈火呀，你看，這不是黑得什麼都看不見麼？除了睡覺或是死去，眼睛總要看到些什麼呀！可是我們什麼都看不見，我們坐了這樣近，不是誰都看不見誰麼？」

他就沈默了，他不說話也不移動，這時他的呼吸已經恢復了平勻，就沒有一點聲息地在我的身邊。我還是什麼都看不見，除開他那對在黑暗中轉動着的大眸子，這樣使我記起他，記起我們的手原來還是握着。他是多麼渴睡的一個孩子，我猜得出他是要睡去了，我分明看到那發亮的眼睛一閉一閉地，只是爲了補償他的歉疚，他纔強忍在那裏的。

「去睡吧，你等什麼呢？」

「我等你，——你所等待的。」

忽然，他驚喜地叫着：

「你聽，你聽，——」

「你是聽到雞叫麼？」

等 待

「是呀，是呀，……天就要亮了！」

「這是午夜的雞啼，天還正黑得濃呢！」

「難道天，天不會亮起來麼？」

「不，總是要亮的，只需要——等待！」

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鳥和樹

鳥的王國該是美麗的吧，不然怎樣會引起那個老雅典人的憧憬（這是希臘的喜劇家阿里斯多芬在他的劇作「鳥」中暗示給我們的）？佛朗士又說到企鵝的國度，但是在真實的世界上那一個角落裏，有這樣的國家呢？治理各國家的雖然也用兩隻腳支持他們的體重，可是他們既不能飛，又不能唱；但是他們是萬能的人類中的萬能者，承受萬人的膜拜和愛戴，役使萬人，也使萬人成爲孤寡。

使人類添加一分幸福一分喜悅的，該不是人類本身的事。清晨，窗外的鳥聲就把我從頹苦的夢境中抓回來了，我張大了眼睛望不到；可是我的兩隻耳朵，全被那高低的鳴囀充盈了。被露水洗清的高樹，巨人般地站在我的窗前，使它的枝葉幌動的，該是那跳躍的，飛翔的大小的快樂的鳥呢？如果我有雙羽翼，也該從窗口飛上枝頭了。可惜我那啞啞低沉的音調，即使是一隻鳥，也只好做一隻不會歌唱的含羞的鳥。

是什麼樣的叫出那清越的高音，是什麼樣的叫得那麼曲折婉轉？是什麼樣的叫得那麼短促那麼急，更是什麼樣的叫得像貓，又像一隻哀怨的洞簫？還有那快樂的，細碎的，忘却人間一切苦痛的，在爲那不同的鳴叫擊着輕鬆的拍子。以不同的心和不同的聲音高囀低鳴的衆鳥呵，都不過使這

個世界更豐富些而已。

可是當我站到樹的下面，以虔誠的心想來靜聆它們的嗚叫，我的身影就使它們驚逃飛散了。這却使我看到它們華麗的羽毛，翠綠的，血紅的，在藍天的海上漂着，我極自然地心裏說：「山野間怎麼能有這樣好看的鳥！」——隨即領悟到鳥對於人類的厭惡不是無端的了。

是的，人類慣於把一些樊籠和枷鎖加在其他生物的身上或頸項上，只是爲了自己的貪欲，所以鳥該是不愛人類的，可是它却愛樹，那沈默的大樹伸出枝葉去，障住了陽光，也遮住風雨，可以安置它的巢，也可以供它短暫的休憩。它站在山邊，站在水傍，給遠行人留下最後的深刻的影子；招致倉皇的歸鳥，用殘餘的力量，迅速飛向枝頭，它就是那麼挺然地站着，那臃笨的身軀抵住風雨的搖撼，小小的鳥呵，在它的枝幹間自在地跳躍。

如果我是一株樹呵，我要做一株高大粗壯的樹，把我的頂際插入雲端，把我的枝幹伸向遼遠。我要看得深遠，當着太陽沉下去了，我用我的全心來迎接四方八面的失巢的小鳥，要它們全都棲息在我的枝幹間，要它們全能從我的身上得着一份溫暖，用我的汁液做爲它們的養料，我還爲它們抵擋風雨的侵蝕，我想那時候它們該真心愛我了，因爲我已經不是那個屬於使它們厭惡的人類中的，我失去了那份自私和貪鄙，爲了小鳥的幸福我情願肩起最辛苦最沈重的担子。

被砍伐了的樹

如果再有一隻想吞食它的愚人的中山狼，隨同那個行善得惡報的愚笨的東郭先生，也以那顆大樹做爲他們的公正人，那段已經躺在地上的一棵大樹幹，必定把全身的苦痛，全心的悲哀都迸發出來；「噢，掉他，人是最負情的動物！」

我同樣地担負這一份斥責，我既不能有所辯，又不能無動於中，我只默默地，在炎陽下，看着它躺在路邊的沙土上，失去了深入泥土的根，也不再有了那蒼綠的蔽天的枝葉，只是那段臃腫的樹幹，幾個人都抱不過來的樹幹，不是在天地間直立，而是躺在沙土上面；在兩端凝積着淚水一般的汁液。它已經被人類斲斷了生機，可是在它的身上，還有嫩綠細小的枝葉鑽出來，遠來的小鳥，還是在它的身上快活地跳躍着，感到那應有的恬適。我也依然呆呆地站在那里，許久，許久，許久都不想移動我的脚步，一任熾熱的路燙着我的脚，陽光像火一樣地從頭頂炙下來。……

記得兩月前（那還是春天），正是地土從寒冷中蘇醒過來，各物都孕育着無比的生機的時節，我也同樣佇立在那裏，我的心隨着它的尖頂而參天，隨着它的枝葉而向四周伸展，也隨着它那看不見的根鑽向地土的懷中，那是一棵多麼高大，多麼美麗的樹啊！它巍然地立在曠野之中，既不受人

的澆灌扶持，也從不會爲人類增添一點點的災害，它無意地站在那里，遠遠地向四方招引，使遠行人得順着它的指示走過來，坐在它的蔭下，承受那一份沁人的涼爽，抹下額上的汗；休憩疲勞了的身心，於是人們得着那份閒豫來觀看了，高高仰起頭來觀看，——那還是一棵連理樹呢，兩支大幹像兩隻鐵的手掌擎向天空，托住了那雲蓋一般的枝葉，看那上面，跳躍着的，鳴囀着的，有多少小小的鳥啊，它是衆鳥的依托，那些鳥啊，就成爲它美麗豐富的點綴了！鳥大約是從天間得着那些靈感，再唱出來，使休憩着的人覺得那麼熟識，就忘記遠離的鄉井，忘記心中的所戀，天下到處還不都是一般麼？

風來了，羣鳥驚慌地鳴叫着，它的尖梢也微微幌動和風接語了：

「呵！你是想加害那些無辜的小生物麼？……………呵！你是想使它們巢破羽折麼？……………還是停了你的邪念吧，……………在我的翼護之下，一切都不能蒙受些微損傷的，……………去吧，滾回低窪的洞穴去吧！……………」

雨又來了，人們張皇地用手掌遮住頭，用身軀擋住簡單的行囊，它又大聲地說了！

「你想損傷那些在旅途中的人麼？……………你想執行你的懲罰麼？……………你是說那些惡的應該被懲罰麼？……………可是善的你並沒有使他們受福，你還有什麼權利來懲罰惡的？……………而且他們是來自不同的地方，無分善惡都走過一節迢長的路，……………如今他們疲乏了，……………應該得到休憩，……………你不能弄溼他們……………好，如果我說不動你，我就承受你的懲罰吧，……………可是你忘記了我是

一棵大樹呵，……你是不能損害我的……風也對我無用，……我無所喜，我無所懼，爲了他人的幸福，我情願擔當一切苦難……而你，可憐的小丑，你忘記了我的力量了……幾百年前你若不能損害我……如今凡是災難早已遠離我而去了！……」

風雨果真就停了，是意識到自己的無力呢？還是認識了那大樹的挺拔廣博？它並沒有受到損失，枝葉又更顯得青綠了，鳥又愉快地唱着，雨後的空中，浮蕩着清新的香氣，遠行人站起來，拍拍土，又肩起行囊往前行去了，在一切的感覺上都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步一回頭，望着那棵大樹漸漸地在他的眼睛裏小下去，「唉，不知他年何日才會再和它相見呵！」

可是不知幾千萬次了，它和這些陌生的遠行人相聚相別；幾百年間，它兀自不動地站在那裏。它置身於寥廓的曠野中，既無所求，又無所爭，它也應該不必蒙受人類的災害。

它高高地站在那裏，觀看人類，它看過他們的父親，祖父，曾祖——再追溯到上去的祖先，它看過他們是在沙土上爬着的嬰孩，漸漸地長成了人，於是就在人羣的社會中活動起來了，把貪婪和自私發展到極度，把那點善良的赤子之心全部蒙蔽了，爲利祿爲虛名把一身的筋骨都使生硬了，贏得滿頭的白髮，僵僵的背，和一雙發藍的眼睛。終於，雖然是極不情願也不得不爬進墳墓中去，當他們是孩子的時節，嬉戲在它的身傍，它用綠蔭來遮住他，不受陽光的殘害；當他們又躺到土地的懷抱中，它用細語爲他們唱着眠歌，時時看着，不使他們的骨骸受到獸物的嚙咬。但是最使他傷心的，是當它看到，每個人的正直和熱情，只是剎那即失的善性，漸漸地就沒有那顆人心，重複着自

已父親和祖父的錯誤和罪惡，而且一點也不覺得羞愧，還有一點可恥的沾沾自喜的心情，覺得人該是這樣生活的，該是這樣貪鄙地生活的，它有一點傷心了。他們的雄心，只是用在個人的私利上；可是一生的勞碌經營，不過使他更快地走近老年。於是有一天，他也許又得着那份餘裕，扶着拐杖，走到這大樹的根下，坐在那裏，使他又想起了從前他曾經在這下面過的，人是自生有死的，只是這大樹是不可撼地挺立在宇宙之中。

是的，它看過了不少的人的生死，世事的興與衰，它却從來不笑人類的愚蠢茫昧，每當他們來到它的近傍，它總是那麼溫柔地給他們一份愛撫。想不到有一天，這愚蠢的傢伙們，竟會用斧斤來砍倒它了！當我看到的時候，它是就要倒下去了，那丁丁的聲音使我的眼睛濕潤了，那不是悲傷，那彷彿是爲了疼痛而流出來的淚呵！

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呢！難道只是爲了那些愚蠢的人們它必得喪失它的生機麼？唉，唉，可憐的人類呵，你忘記了生命是無所不在的了，你不看它的軀幹又長出細小的枝葉來麼？小鳥還以它爲依托的。它是不斷地生長着的，總有那一天，它還會成長蔽天的大樹，可是你呵，早化成了灰泥在土地中腐爛了。

合唱

我會努力提着我那暗啞的聲音，想與你那在藍天上劃行般的高音相合，——不，讓你那嘹亮清明的歌音在我那低沉的聲音上高高地浮着。我看着你的臉，永遠掛着微笑的臉，還有你那自如地翕動着的嘴，生怕我會被你的聲音丟下，便從此沉濁地，寂寞地被遺落在地上。我並沒有失敗，因為我的全心全神都在注視着你，我那一身的力氣都運用到我的喉間，我是那麼小心謹慎從事的。

你戛然停止了。我也趕急收住我的聲音。我不再看你了，我只呆了般地望着窗外的遠山，和山頂上不成行列的杉樹，和掛在樹林間的白雲。一切都是寧靜，一切都是安謐，不知在那裏的流泉在山石中淙淙地碎響，小鳥在林間跳躍着，觸着了雨後附着的水珠，紛紛地落在綠徑上，微微在樹的梢頂輕輕地低語着，在無言的天地中，我自己才感受到和諧和恬適，我才感到我自己已是這世界中自然生長的一草一木，我不是這世界的累贅，世界也不再使我苦惱，我生來是只做這個世界小小的點綴的。

「你喫力麼！」

你抬着那孩子般的臉向着我。我看見你的眼潤濕了，那是為情感激出的眼淚。

合唱

「不，」我搖着頭，用手抹去眼中爲用力而蘊着的淚水，和掛在額上的汗珠，「我不怕用力的，可是我的聲音却這麼低。」

「不，只要相合，低也不算什麼。」

「謝謝你，——」在我的臉上掛着苦作後的微笑，下半句我該說：「你不知道我怎麼用力來的！」可是我沒有說。

我想沈默該是最好的，人的語言恰足以擾亂那大地間的寧靜，——天不是沈默的麼，地也不是沈默的麼！爲什麼生存在這中間的人擾攘不休呢？凡是有音的必該合乎自然的節奏，才能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呵呀，漂走了！——」

我忽然叫出了口。當我知道我的聲音擾亂了這一切寧靜，想來止住，却什麼都來不及了。於是你又揚着你那小小的圓臉，微微縐着眉，輕輕地詢問着。

「什麼！」

「我說是掛在樹枝間的那朵白雲。——」

「呵，我也看着的，——」

「它沒有墜下來，是向着雲天的藍海漂去了！」

「那不好麼？凡是能夠脫去羈絆的都願他們重得自由，天和地都是自由的，它們既不相近，又

不相遠，它們守着那偉大的默契；爲什麼萬物不在一個默契之中自由地走着它的路呢，何必有所附着，又何必有所依戀，只要在一個韻律之中，人人都可以張開他的嘴去歌唱。」

「那麼，這宇宙不是全被這嘈音充滿了麼！」

「不，不，那是一個大合唱，像我和你這樣調協一樣，那是人類的聲音，應該充沛天地的，天地都應該在這萬萬人的合唱之下顫抖的，——」

「那不是違反了自然？」

「我們要創造自然，最合乎人類的自然，天地也應該在我們的面前俯首。——」

「我們有這樣的力量麼？」

「人的力量是大的，不是個人，是衆人的，你要增加對於自己的信仰，於是當你歌唱的時候，你的聲音就不會抖顫了。我們再唱一次好麼！」

「爲什麼呢！」

「也許我不久要到遠處去了，在我離開你之前，讓你熟習這歌調，那麼當你一個人的時候，你也會唱了。」

我聽從你，我們就又唱了。我不再望着你那發音的嘴，我望定了遠天，——天依然是藍的，飄着的雲朵却燒成紅的了，而向西的太陽，正把柔和的晚暉，潑向山崗和叢林，那光是那麼輝煌又那麼寂寞。我好像看見我的歌音已到達那邊了，因爲，我望到它們應和般的婆娑，撥開了那寂寞的境

界，風又吹向萬山的孔穴，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合唱。

萬物齊鳴了，那嗒嗒泱泱的偉大的合音填塞在天地的中間，將要降落的黑夜爲它支住了，即逝的光明又爲它牽住，那光輝映着宇宙的一切，凡是嘈雜的都噤住了，凡是沉默的，都張開他的嘴，順着這大流人們齊聲歌唱，這是光明的賡續，這是人類的力量的顯現。

呵，發光的原來已經不是太陽。我看見了，那是逼山逼嶺的野火。它燒得大，燒得高，點亮了天，也照亮了流着的河水，——河水也炫耀般地在流過石灘的時節高聲地唱着。黑夜不是沒有降落下來，却爲火照退了，不知縮到什麼地方去了。

而那大合唱一直響着，響着……

兔

要怎樣來解釋我那有一點不大合時宜的心情呢？一個人曾經關心一隻在大風雪中的貓，却要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年青的生命，不怪那個老年人惋惜地說他是一個呆子，因為，他看重了一個小生物，却忽略了自己；還有一些人，漂浮在海上的，時時刻刻不是要被人殺害就要殺害別人的，却在甲板的空隙處養了一隻羊，把他們的慈愛的情感全寄付在那一隻無知的生物上，而無睹他們親愛的伙伴的死亡，或是把火力集中在對面的敵艦上拚個你死我活。是的，在血腥和殺戮中間，總還潛存着那一點點的愛，只是這一點點稀有的情感，總使人類不致於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那麼，當我告訴你：說是在這苦難的時代中，在我的辛勞的生活裏，有了兩隻白兔，你們也就不會顯出過分的詫異了吧？

你想我是用怎樣愉快的心情接過來那兩隻紅眼睛的長毛兔呢？那是一大一小兩團潔白的絨，在我的懷中蠕動着，在地上滾着，立時就把我那廓落的住室填滿了。當我靜止着，它們忘記了我的存在的時候，就任性迅急地跑着；我若是站起來，或是走近它們，它們立刻就畏葸地傍依着，縮成一團。有人就耽心着它們並不是一對好伴侶，因為是一大一小；可是漸漸它們和我熟了，我也就看清

了它們那無間的生活，不，我應該說是它們親愛的日子，它們真是生活得好，唯其因為它們大小不同，那個大的纔更能體貼那個小的，那個小的也就安適地承受那份溫存，有時還顯出一點嬌氣的頑皮。當那個大的那麼好心地一口一口舔着那個小的毛皮，它先是謎虛着眼感到十分適意的樣子，突然轉過嘴來在大的身上咬了一口，就迅速地跳躍，那個大的就不放鬆地追在後面，看着逃不出去了，就又蹣縮成一團，等待那個大的懲罰；可是它追上它了，不過又是那麼好心地一口一口地舔着，它就那麼寬恕它了。每到晚間，在那個小竹筐裏，纔看到至愛的圖影——它們緊緊地偎倚在一角，看不出哪個的頭和那個的身子，像溶在一起似的，想來它們那小小的心和小小的靈魂，真的是溶漾在一處了吧？我總是不驚醒它們的，輕輕地為它們蓋上，怕打散了它們甜蜜的夢，於是我自己才安心地睡到床上去。

日間。我總是把它們放到屋前那方雜蕪的草地上，它們原是從田野來的，我要它們再回到田野的懷抱中去。看到它們那份快活的樣子，自己也像是受了感染，彷彿也很快活了，可是到了下雨的時候，就使我萬分張惶了，我追到一隻，還得去追另外一隻，爲了不使它們被雨淋濕，我自己倒弄得水淥淥的了，到了房裏，我還會輕輕地在它們的身上拍着，像責罰一個不聽話的孩子，我記得我真還說着什麼，就像它們能聽得懂似的。——想起一個人，對着無知的生物也要說話，他該不是愚蠢至極，就是寂寞至極了！

有一天，那隻小的會那麼巧妙地檢了樹陰下那片平軟的草地上，懶懶地伸直了身子睡在那裏。

不，它沒有睡，它那紅寶石般的眼睛還睜着呢！我走近去，它並沒有驚得滾起來，當我把手伸過去的時候，它還是一動不動。我觸了它三四下，我纔知道它失去動的能力了。我的心突地一沉，——這個小小的生物的死亡固然也引起我一點哀傷，多半我還是想到它那個被丟下的伴侶。我在二叢虎耳草中找到它，我提着它的長耳朵，直到它死去的伴侶的面前我纔放下它，它湊過去，在它的身上嗅了嗅，過後就在它的身傍嗅起草來了。這引起了我的厭惡，我想不到它是這樣無情的，我就丟下它們獨自走回來了。還是一個好心的僕人埋葬了那隻死的，把那隻活的爲我提進來。此後它不是靜地躲在床下就是縮在牆角，我知道它也寂寞了，可是我，我也很寂寞。

螢

鬱悶的無月夜，不知名的花的香更濃了，炎熱也愈難耐了；千千萬萬的火螢在黑暗的海中漂浮着。那像亮在泡沫的尖頂上的一點雪白的水花，也像是照映在海面上羣星的身影。我仰起頭來，天上果真就嵌滿了星星，都在閃着，星是天間的螢的身影呢，還是螢是地上的星的身影？但是它們都發着光，雖然很微細，却也爲夜行人照亮眼前的路。路是很平坦，入了夜，該是毒物的世界，不是曾經看見過一尾赤練蛇橫在路的中央麼？它不一定要等待人們去侵犯它纔張口來咬的，它就是等在那裏，遇到什麼生物也不放過，它是依靠吞噬他人的生命纔得生存的。

可是螢却高高低低浮在空中，不但爲人照亮了路邊的深坑，也爲人照出僵臥的毒蛇，使過路人知所趨避。羣星在天上，也用憂愁而關心的眼睛望着，它自知是發光的，就更把眼睜大了（因爲疲倦，所以不得不一眨一眨的），它恨不得大聲喊出來，告訴人們：「在地上，夜是精靈的世界，回到你們的家中去吧，等待太陽出來了再繼續你們的行程。」可是它沒有聲音，因爲風靜止着，森林也只得守着它們的沈默。田間的水流，也因爲乾涸，停止它們的潺潺了。在地上，在黯黑的夜裏，只有蛙發着噪啞的鳴叫，那是使人覺得鬱熱更其難耐，黑夜更其無邊的。守在路中的蛇也在嘶嘶地

叫着，怕也因為沒有獵取物而感到不耐吧？它也許意識到螢火對它是不利的，便高昂起頭來，想用那吞吐的毒舌吸取一只兩只；可是可愛的螢火，早自飛到高處去了。向上看，那毒蛇纔又看到天上閃爍着那麼多發光的眼睛，一切光，原來都是使人類幸福的，它就不得不頹然又垂下頭，扭着那斑駁的身軀，不情願地回到自己的洞穴中去了。

那成千成萬的螢火蟲，却一直愉快地飄着，向上飛在高空，它的光顯得細弱了，它還是落到地上來。落在樹枝上，使人們看到肥大的綠葉間還有一叢叢的花朵，那香氣該是它們發散出來的吧？落在路邊的草上，映出那細瘦的葉尖，和那上面棲息着的一隻小甲蟲；落在老人的鬍鬚上，孩子更會稚氣地叫着：「看，鬍子像煙斗似地燒起來了，一亮一亮的。」落在驕傲的孩子的髮際，她就便得意地說：「看我的頭上簪了星星！」

它們就是這樣成夜地忙碌着，在黯黑的世界中穿行；當着太陽的光重復來到大地，它們就和天際的星星互道着辛苦隱下去了，等待黯夜復來的時候再為人類獻出它們微弱的光輝。

鴨子

我不大喜歡鴨子的，因為它們一向挺着頸子，顧盼自得，擺動着扁肥的身軀，昂首闊步，使我想起鄉下的紳士；而且從來不肯安靜，總是用那沙啞的嗓子聒噪着，更給我一份不好的印像，這一次忽然買了兩隻鴨子，該全是別人的主意。

原來是當做大鴨子買來的，重量和大小都是如此，仔細一看，纔看出翅膀上的羽毛還沒有長起來呢，這樣就想起：「還是養一些時吧。」

所住的地方，既然不像一個家，再有了這小動物，更不知道該怎樣安排了。本來也因為它不像一個家，所以在秋天還在花盆中種下蔥蘿子，明知道它不會長得好，也不過是看它從泥土中鑽出來，增加一份生意而已。可是添了這一對鴨子之後，在生意以外却又加了麻煩。近山脚，野物是多的，日間可以放到窗外，到晚上就不得不收進來，——關在廚房裏的除開那一對鴨子還有它們的嘈叫和它們的臭氣，可是幾天之後就習慣了，也看着它們的羽毛從皮下生出來了。

在感覺到牠物的生之喜悅的時候，一些私慾自然地潛蹤了，我們希望它快些長起來，長得肥大；可是那時候並沒有想要殺來喫掉的。還是別人故意提醒我：

「長大了以後怎麼辦呢？」

「長大了就是了，沒有想到怎麼辦的事。」

「難道不要殺的？」

「自己養大的，還忍心殺麼？」

「是的，我也不忍心殺，要殺另外去買好了。」

果然有一次買一隻大鴨殺了，我就相信對於它們，我們實實在在已經屏除了一切私心了。它們也相處甚得，在水邊也好，在草蔭下也好，在食具前也好，總是廝並着的，還互相剔整着纔生出羽毛，使我們看到它們的感情。

對於動物，我也常以人的情感來度量，我愛兔子，可是它們的無情使我厭惡；我愛雞，因為我看見過那母雞怎麼樣不動不食地伏在蛋上二十幾天，纔把那濕漉漉的小動物從蛋殼裏孵出來；我更看到當着蒼鷹在天際盤桓的時候，母雞怎樣展開它那雙羽翼，把一些驚惶的小鷄掩在它的下面。難道它不怕死麼？難道它能抵禦空中下來的鐵爪麼？只是一顆偉大的做母親的心，使它把什麼都忘記了。我是在想，人世間若是再多些這樣的心呵，我們人類的生活就會變一個樣子了。

可是在世界中多的是弱肉強食的蒼鷹，多的是吸血的蚊虻，多的是乘隙而來的野貓……

一天的下午，一隻鴨半跑半飛地撲進房裏，它還岔了音地叫着，它逕直地來在我的腿下繞着。我的心裏在想着：「怎麼那一隻沒有進來呢，可是它突然進來有了什麼事呢？」這樣，我就站起來

了，它好像慙慙着我走向外邊去，我走去了，它緊緊地隨在我的身後。它不斷地叫着，是一種悲音；果然外邊的水傍，草裏，樹下，……什麼地方再也看不到另一隻鴨子了。它比我更殷切地跑着叫着，一步也不肯離開我，是感到失去伴侶的悲哀呢，還是恐懼伺伏在陰暗角落的野物呢？那野物拖去它的同伴，它是看見了的，也許要我去爲它的愛伴復仇，或是以爲傍依了我便可免去自身的災害。可是它實實在在忘記了，千方百計使它的羽翼不能飛翔，雙足不能奔跑，正是人類的功勳，使它從野生的動物，變成爲了食用而豢養的家禽。這對於它，一點益處也沒有的，可是如今它却這樣相信它的仇人了！它那過分的信賴，使我不得不感到一點慚愧。

我做了這番徒然的搜尋之後，便走回來了，可是托托地跟在後面的又是它。只要我在走動，它是一刻也不肯停留的。無論怎樣要它留在外面，或是留在廚房裏，它是再也不肯的了。

我知道它是寂寞了，也怕極了；可是這却爲我添了麻煩。我不能把它成天成夜地關在房裏，我也不甘心再把它送到外面使野貓又得一頓美餐。若是我也把它殺了呢，那不是它原來想從我得到生却反而得到死了麼？

「你說，這該怎麼辦呢？」

我問着另外一個人，他原來主張兩隻長大便殺的；現在也嘿然了。他也不知道怎麼辦，因爲看到它無依的樣子，誰也不肯就把死給它的。

「還是養下去吧。」

他終於開口說了這一句。

「那麼養到極大極大的時候呢？」

「就等它自己死——」

「死了就不能再喫了，」

「埋起來好了，要喫的話，另外買一隻吧。」

我知道，誰也不忍看它那付可憐的樣子，它只是在我的腳下繞，我走一步，它便緊緊地追着，好像跟住我便是生，離開便是死。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樣了，如今我有了一個鴨子的伴侶，——不，我是做了那隻孤獨的鴨子的伴侶。

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無題

我跨進這個小院落，熟習地推開屋門，我沒有聽見一個聲音，我沒有看見一個人。我脫下外衣，獨自把自己安頓在壁下那張坐慣了的竹椅裏，我的情緒那麼低沉，竟使那無人的家都不使我感到失望和驚訝。

我坐在那裏，不知是等待些什麼，或是沒有等什麼。我諦聽着那熟稔的鐘聲把時間一滴一答地送了過去，那隻爬到我身上來的大貓都已呼呼地睡起來了。我抬起頭，忽然看到一張小小的臉，正在窗外對着我，我知道，那是鄰家的不滿兩歲的小女孩。從前，我們曾抱過她，和她嬉弄着；可是兩個月之後，她竟睜着那又大又黑的圓眼睛懷疑地瞪着我。

我知道她忘記我了——並沒有完全忘記，因為她一直那麼看着我。我就站起來，隔着窗口，我伸展我的兩臂，我還笑着的。

她對我仍然是陌生的，看到我站起來了，她背過身去，可是她並沒有跨進她的屋子。當我放下手臂，她又偷偷地轉回頭來，帶着一絲的笑看我；可是當我再招呼她的時候，她又背過身去了。那正是清晨，陽光可愛地灑在她的身上，當她笑着的時候，好像那柔輝都被波動了。我用窗口

當做鏡框，我把她做爲我畫中的人物，從煩苦的周遭我得着那一點清趣，在陰暗裏我汲取着天地間的光明。她的笑容愈來愈顯了，可是她仍然時常背過身去，當我不注意的時候，她又殷切地看着我。若是沒有那推不開的窗口，若是沒有那隔在中間的距離，我也許又把她抱在手中了。

可是這時候一個聲音起來了：

「玖麗，進來呀！」

我知道，這是那個忙碌的年青的母親叫着她，可是她沒有應付，還是那麼微笑地望着我。

「玖麗，你快點來呀！」

不知道爲什麼緣故，那個母親的聲音有一點焦急了，可是這對於那個稚弱的小心靈有什麼不同呢，她想不到她的母親有一點氣——她仍自呆呆地望着我。我也是那麼親切地望着她，因爲她能使我想起這冷落的環境對我不陌生的，可是這時候母親的聲音更高起來。

「你這孩子，真不聽話，——」在說着的時候，一雙手伸出來，把她拉到門裏去了。從那間屋裏，還傳出大聲的話語：「你爲什麼不進來呀！外邊有什麼好看的？你不聽媽媽的話，媽媽要打你。」

我只聽到微細的擊打的聲音，我又聽見大聲的號哭。我的心突地一沈，好像那被打的是我。我沒有看見那個憤怒的母親，可是我看見那雙又大又黑的圓眼睛，當淚水滴着的時節，那該是什麼樣子。她原來是用微笑來迎着我這個不熟識的客人的，想不到她却因此受了責打。她也許還不滿兩歲

吧，所以話語還不能怎麼自如地由她用着來解說這番受打。我恨不得大聲抖着：

「請你不要責打她吧，那只怪我，是我逗引她，使她沒有留心你的呼喚。請你饒了她吧，若是要責備的話，那怕該是我了。」

可是我緘默着，呆立在那裏注視着那緊閉的門，我知道我不過是一個陌生的闖入者，假使我要說明什麼，首先我還要用一片言辭說明我自己。那我就是不如站在那裏，忍受着心上的擊打，自己嚥下去自己的淚珠。

孩子的哭聲漸漸息了，母親責打後的溫撫漸漸低了，天地又還復了那一片安謐，我還是一個人等在那裏。於是我又披起外衣，留戀地向四圍又望了一眼，輕悄悄地走出去，拉上屋門，我又跨出了那熟習而冷靜的小院落。

三十四年三月一日

短簡

一

你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現，把我呆住了，我想我應該擁抱你的；可是那時候我連一句話都沒有能好好地說出來，我顯得木訥，可是我並不慌張。那正是大清早，我還以為夜仍在廣續着，一切我所覺到的不過是幻象，我不能想到，誰也想不到我們會在這土地的盡頭相遇！於是我睜大了眼睛望着你，你那秀美的大眼睛，你那豐腴的面容，都還是依樣，所以當你問着我：「先生，你看我有什麼改變了麼？」我就堅定地回答着：「沒有改，沒有改，還和從前一樣。」

我們誰都不會改的，永遠也不會改的，我們既有自信，也能使別人相信，迢迢的路途邁過去了，串珠的日子溜轉去了，我們不還都是像分別時候一樣？可憐的是另一些人們，跨到可哀又可憫（還有一點可笑）的路上，我聽到你告訴我在××市街上看到××，帶着就要做母親的徵象，說是已經結婚了，自身就像遭到什麼侮辱似的。我一直把她看成一個非凡的孩子，她的聰慧只使我景仰，即使不能跨着大步走在堅實的路上，也該跳到半空裏，做一個雲霧中絕頂智容的仙子，我再也

想不到她還是選了那平凡又平凡的路，把自己交付給庸碌的生活，把有用的生命在無用中磨損，難說這不是我們人類的失敗，還該是什麼呢？但是我聽到××很快的便和一個不足道的男人結婚了，走了，我一點氣憤也沒有。因為我早就想到她只能走這一條路，正如同我對××的斷定一樣，在我的記憶中他永遠是一個浮燥不實多疑的青年。

可是你所最關切生怕會受了別人欺侮的××，如今却陷在寂寞無歡的生活中，在她的來信中問到你想不想她？而且還告訴着常常在夢裏看見你的；末了，她要求若是對你沒有什麼妨礙，要和你恢復通信了。不要你說，我知道，她是一個好孩子，只是過於柔弱些，她也是一隻有雙羽翼想飛的鳥；可是她却那麼無力，三程五程之後，就疲憊地墜地了，自有那友情的軟網托住她，使她不受有一點損害。在她得到短暫的休息之後，如今那些人就要東西分散了，把那面懸空的網輕輕地落在地上，於是她纔感覺到地面上還存在着小石和沙礫，使她失去那份安適的生活。於是她想起了她的家了，在遙遠的松花江邊，當她和我說起的時候，我也想起來，因為那個城對我也熟稔的，因為這想念有不可及的障隔，於是只得坐下來，凝望着遠處，也在靜聆着「櫻桃園」的故事，那不可見的伐木的斧斤的叮叮，正像落在她那顆善良而寂寞的心上，於是那顆心就不得不有一點搖動了，使她把眼光收回來落在她身傍那個誠摯而個性和她極不相同的人的身上，我記得你會低低地說：「那不好，連我也不情願的。」

說起來誰會是情願的？每個人都在不情願地飲啜着自己釀造的苦酒，看着遠方的和近傍的人們

一個個陷入生活的深淵中，自己也還會有意無意間把脚步跨下去。時間實在是可怕的東西，看多少蓬勃的意氣消沈了，看多少強悍的靈魂軟伏了，我真感到悲哀，可是我的眼睛裏沒有淚水，淚是不可輕彈的，但是我每看到一代人重複着一代人的錯誤，我就感到激憤，我却相信你們，如同相信我自己一樣，我們不會走到這條無望的路上。

我在這邊沿的省分上，曾經和你走在一條傍山依水的路上，那是我獨自漫步或是和另外一些孩子們走着的路，我再也不想不到有這一天我竟會和你走着，我不嘆息世情的變幻，也不說人事的無常，我只有一點希奇的感覺——真也想不到我們會在這條路上同行，於是你說着：

「他們一定羨慕我能和先生走這一條路的。」

「我知道先生會這樣。」

能夠了解這一點，在友朋中也就算頗難得的了，歲月的磨折，苦難的錘鍊，人們都各自跳進自己的小天地中，抱着一份自滿自足的心躲起來了，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哪裏還有捨身救人的勇敢的孩子？只有那勇敢的聰明人，時時要露齒相向，守住自己的窠穴，於是人就感覺到孤獨了，我雖然不願意重複那個剛愎醫生的最孤獨的是最有力的話，我却相信孤獨也並不能使人倒下，而且我還深信我是不孤獨的，你們和我站在一起，更有許多良善的孩子們和我站在一起，我們情願做點綴原野的不知名的醜陋的小黃花，却不願蟄居在地穴中，依了他人的血肉，得到自己的大富大貴。

我們只是走着最艱辛的路，過着最困苦的生活，而我們有着最快樂的心，你看，你來了，我領着你的手走着，仍然像你是一個孩子的時候那樣，我隨時間你：「冷了麼？餓了麼？」有時，還像有一點責備似的和你說：「不要太拗了，想着一個人人在外邊，比不得家裏，小事不必使性子，可是——」我頓了一下又接着說：「和我使性子不要緊。」於是，你的眼睛就全漲滿眼淚了，我知道你們，你們不會對我使性子的，我記得另外一個孩子的話，當我說：「你不高興的時候就到這這裏來吧！」他的回答却是「不願意把不快活的臉給先生看的。」唉！唉！可是快活的時候有多少呢？只有在一節苦惱的等待之後，看到我來了，便急急地從房裏或是林子裏跳出來的時候，張開兩隻空了的手，也許我曾留下一包花生，或是一束龍眼，微笑着像是我說：「先生你看，我什麼都光了！」

到了一無所有的時候，便到我的身邊來吧！我不是一個富人，所以我不吝嗇；我不是一個官人，所以我沒有那張多變的臉。我只是願意把能給你們的都供獻出來，能放到我的肩上的由我担起，如今你也來到這個僻遠的地方，山水都對你陌生，話語都對你隔闕，讓我好好地來待你吧！像待我自己的親人，不要只是唔唔地應着，有什麼話就說出來吧，我情願把一切苦辛壓在我的身上，讓我們生活得快樂，生活得好，我想你相信我的，是不是？

一一

這許多天，不安在我的胸中衝擊着，可是幾次我提起筆來却寫不出一個字，我坐下去，又站起

來，任那張潔白的信紙寂寞地躺在那里。我想即使我在你的當面，我也一句話說不出的，——你也不會說什麼，這是你的個性，我知道的。

就是對於遠在千萬里之外的我，你還是守着你的緘默，告訴我一點端倪的，也還不是你，不過，你該知道，一切都是我們早已猜到了的，也說過的，只是想不到他走了這麼一條下流的路。在你，好像很早也就有了預感，已經把這些事看淡了，就準備着怎麼樣也好的；可是這怕也不是你所想得到而能忍耐的，我想當你聽到他這樣來了，也着實喫了一驚吧！

唉，唉，誰想得到他會這樣呢？他的浮囂我們可以解成向上的朝氣，他的誇大我們可以解成天真，他的狹窄我們可以解成倔強的個性，他的自作多情我們可以解成他的才子的氣質，；而且這一切也都有所本，那是因為他過多地崇拜那個既熱情又冷峻，先狂放而後表面持謹的德國大詩人；可惜的只是他沒有學得一分長處，却把他的不好的習性全部承受過來了。可是這算什麼呢，這只是重複着他的祖先的錯誤，還沾沾自得，該是使那個盲詩人不得不惋惜，因為這實在是使人們懷疑人類是在進步着的這一回事。

我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樣來和你說明的，據說他還沒有回來的時節便已和你說明了，我不知道他怎麼寫的，他那自詡為極美麗全是詩意的文句，不知怎麼能把這一件事來述說明白。聽說你是準備好了的，一等到他回來的時候就離開，自己投向外面的天地中。——只是這件事，我想朋友們沒有不為你歡快的。現在我知道你已經獨居到河的那一面去了，想着他必是得意歸來，帶着他那個用錢

換來的女人。苦的却是××，她好像哭喪着臉遠遠地來向我訴說：「我就要離開學校了，我不知道該到哪裏去？××的住處太窄小，我不能再去給她增添麻煩；原來的地方我不能去，我也不願意去。想不到如今我也成爲一個沒有家可去的孩子了，這是我從來也沒有想過的，而今一想起來便忍不住要哭了……」

對於你，能離開那個樊籠，又飛回自由的境界中，當然是好的，這幾年來你的生活也算夠受的了。當初他用浮泛的愛情來籠罩你，他待你很好，却又希望你如他的意長成，所以他強迫你喜歡他所喜歡的，還要你丟開自己所喜歡的，我真不明白是一種什麼力量使你甘心俯首做他的俘虜！於是，在你們理想的王國中，只有他一個人在跳梁。他自有一份蠻強，否認一切的存在，只有他自己是他的無盡的讚賞的源泉。也許你們那算是過着一段詩的生活，但是那詩的品格既不高，你又像一個啓蒙的孩子被提着耳朵強制讀那像是高奧而極其平庸的詩篇，其中的苦樂，今日你當然能一一回味了。但是當時你們的生活，能得到一份和諧，就是做爲朋友的我們，也都爲你歡喜，一切既然都在想不到中實現了，彷彿還美好，在這想不到之中，朋友們也只能爲你衷心祝福，是的，我們情願我們的觀察錯誤，見解偏頗，只要你能得到好生活，朋友們就沒有理由不爲你歡愉，只是覺得他處處都要勝過你，把自己造成你的大神，你只聽從他的吩咐，這一點我們還都不能甘心的。

漸漸地，你就被領到生活的狹窄的角落上了，說不盡的情愛已經枯竭，理想的日子也不得不停頓；於是整日你就被瑣碎的家事纏住了，油鹽柴米生兒育女，這一些事件就忙得你手脚都沒有安放

處，你當然不再有那份餘裕用手來寫出你心中的語音了，甚至於連悵望着藍天的一口長嘆也被孩子的哭叫打斷，你就整日地不知爲什麼忙碌着。一些人看到你們的生活很安靜，更近的朋友看出來你那說也說不出的苦，但是衷心默祝着的，仍是你們一直和諧下去的生活。

看到你們從來不爭吵的日子，真是又喜又懼的，喜的是這表面的沈靜使得你減少許多麻煩，懼的是怕你們的生活到了漠不相關的地步，那麼所謂生活的意義就要全都失去了。

果然，今天你失去了——但是失去的只是那束縛你幾年不變的情感，你應該感到初春脫下冬衣的那份爽快，廣闊的天地重復在你的面前展開，深摯的友誼又在向你召喚，我想你從前所走的路，多少人都這樣經過了這一次的磨難，該更知道從前的生活的可珍吧？爲了大路又在你的面前伸展開去了，只要能堅定地舉起腳來，里程就會在你的足下滾過去。我知道你不會猶豫的，更不會悲傷，我希望你也把多數人的苦難肩起一份來，在這不平的路上勇敢地向前。

是的，這纔是生活，快樂與悲傷和萬人相共，不再囿於個人的狹隘的情感之中，也不再被蒙住了眼睛。看得遠，看得大，生命纔真的有意義。丟開那些華而不實的詩章，丟開那無謂的日子，揉合着血淚寫出在苦痛中人類的偉大的史詩來！

我寫得這麼枯窘，這麼空洞，因爲我一直還是在激動着，我想你會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正和那些極關心你的朋友是一樣的，我想你相信的。

三

弟弟：明天就是母親的生日，不久母親的死忌也要來了，一到這些日子，我總是悽悽惶惶，無緒地不知怎麼是好。我像等待什麼，又怕着什麼，我不安地在室中徘徊。寒風從板壁的縫隙中鑽進來使我戰抖，我的心也在抖着，當我往返地走着時節，我的眼睛不時地落到懸在壁上的母親的遺容上，她總是那麼安詳地用着慈愛的眼睛望着我們。

是的，我的倔強使我只在母親或是真理的面前低首。我厭惡諂媚的笑，我厭惡那人類的卑鄙的心，一切世俗的是非不能增減我絲毫，我總是直挺挺地站着，走到任何地方我都是如此的，只有當母親在世的時候，我在她的面前却順從得像一隻貓。我不反駁，不說任何人世的是非；爲了使她忘記自己的老年，我裝成一個把頭納在媽媽的懷抱裏不知事的孩子；爲了使她忘記病痛，我每次要她笑着；而我，我是用了多麼大的力量去忍住心中的怒憤，裝出由衷的笑容呵！可是她，她教給我沈默，我常時看見她倚在門傍用兩手插在衣袋裏無言地凝望着天空——天空一無所有，也許在她的心上那上面寫滿了生活的苦辛。苦是不必說的，我記得，她只是不停地工作，我也從她那裏偷取了一點精神，我總是埋頭苦作，我冷眼觀看囂喧的人羣，翻筋斗的，打滾的，在地上爬的，在天空裏飛的……使他們每個人在我的心上留下不同的影像，我忍住我那不說話的嘴，却使他們從我的筆尖流到紙上，使他們自己看到的時候也覺得厭惡，可憐。那副嘴臉，唉，真是如同別人已經說過的，

真是變成可以穿褲子的嘴臉了！

就是在這樣蠢蠢的人世中，我活過了三十多個寒暑，自從母親去世，我就彷彿走入完全陌生的世界中。我像一根大木，在泛濫的河流中沖下去，水渦使我旋轉，礁石擊碰着我的身軀，唉，我流洩了不多遠，就已經遍體鱗傷了。難說我是一個不愛人的人麼？難說我是一個只想在人生取得些什麼的人麼？你知道我，我也知道我，媽媽也知道我，可是我遭受了不該有的傷害，誣蔑，有時候我悲傷地哭了，我不是因為懦弱而流淚，我是為那可憐的人類傷心，他們愚昧地臣事撒但，不自主地把腳邁向那惡的路上去，沒有正義，沒有溫暖，沒有一顆人類應該有的心。我張開兩臂原來是想熱情地擁抱他們的，想不到却受了他們無知的暗算，我並不傷慟一己的創傷，我為人類流着悲痛的眼淚。

可是，我並不灰心，我還用我那愛人的心來擁抱全世界，我一直站立着，我不會彎倒，我只能折斷。——這也是母親的教訓，我記得，我也這樣做了。

弟弟，記清楚，不要感謝我，去感謝母親吧！凡是我告訴你的話，都是母親告訴我的；那時你們或是幼小，或是遠在他鄉。感染着這不屈的，愛人的，沈靜的心情，該不忘記我們的母親，而且她原是無時無處不用她那安詳的眼睛慈祥地在望着我們呢！

四

……要他們到我這裏來吧，和我過幾天日子，我不會使他們煩惱的。當我聽到你說起：『他們還歡喜你，不過他們從你只得憂愁，只得痛苦，——』那時候我知道你要說『爲什麼你不能使他們快樂呢？』你沒有說，可是我從你那稍稍揚起的眉毛張大了一些的眼睛，和微微露出一抹牙齒不會閉緊的嘴唇，……我知道你要那麼問我的。我沒有回答，那時候天已黑下來了，窗外的細雨在日間使天色陰黯，入晚却又沖淡了夜色。我們都守着沈默，於是我們就默默地分開了。

我穿過夜，在雨霧中走了一節路，任細水珠濕了我的頭髮，我只是緩緩地行走，遠遠地望到從我的窗口透了出來的燈光，我纔倉促地趕回來，像對不起久待的友朋似地，我坐在燈邊，舖下一張紙，於是你的話語又在我的耳邊響着，我就寫下了開頭的一句話。

下面我又要重複我自己的話了，『我從來不把不快活的臉給別人看的，』凡是和我相識的人都知道我是一個多麼喜歡談笑的人，我想這你也知道。我們原不是陌生的友朋，你不記得麼，我是最喜歡笑的了，雖然我笑得並不好，我也時常要別人笑的，尤其是在最愁苦的時候，或是在最不愉快的時候，我告訴他們：『在那時候，你們就笑吧。』寫到這裏的時候，我的面前立刻湧起一張蒼白的臉，和一個張着的嘴，原來她是歌唱着的，可是當着她自己唱到最高亢的時節，她的聲音彷彿枯竭了，於是在她的嘴角那裏顯出那麼微微的帶一點痛苦的蒼白的笑，——這救了她自己，也救了聽着的人，她的聲音就此圓轉過去了。

只是在極少的時候，我忽然沈默了，我退到靜僻的角落去，終於守着我的沈默，我和衆人遠離

了，我只是一個人，像現在一樣地，當着天黑下來了，我就點起燈，我靜待着人們的聲音沉下去，於是我就像從枯澤逃出又回到海裏的魚那樣快活了。沒有人和我說話，可是我能夠說給我自己。許多夜晚，我都是這麼過去的。當着一個人說給他自己的時候，他該沒有什麼顧忌了吧？夜是這樣靜謐，除開細微的蟲聲，什麼都沒有了，人睡了，大地也睡了，我感到這樣愉快，想到人世，想到可憐的人，於是當着這時候我就把悲苦流瀉到紙上了。有時我是那麼抑鬱我是那麼沉重，我不得不把我的頭抬起來。我就望到窗外，那也許是大月亮的夜晚呢，這樣我看清了窗前的花架和那上面像細髮一般的蔦蘿，它又爲月光遮了一層紗，就使夜更美麗了。可是我一想到又將到來的晝間，我又忍不住了。我原不是不愛光明的，但在那光亮下使我看到的是些什麼呢？我的心又黯然了，於是悲苦的人生，無望的世相都一齊閃過來了，讓我告訴你吧，有時候我不但是悲苦，我還時常哭泣呢！

你還記得我的笑麼？你也像別人一樣地感染了 my 憂愁而得到苦痛麼？那麼你向我要什麼呢？你不記得有一個人曾經說過麼？「苦痛是快樂的母親，也是快樂的兒子。」我們是快樂過的，我們正在苦痛着，但願它能快些生出一代的快樂吧。

（三十三年九月一日）

「——這雨還不會停，這雨還不會停！」當我踐着發光的地面趕早路的時候，我這樣大聲地叫着，我是獨自一人，我不知道在我之外還有誰聽得到，可是我畢竟這樣叫了，使那堆積在我心頭的鬱悶纔稍稍消下些。我不是只爲我的脚找不到一方乾土而氣憤，也不是因爲雨霧和燈光的混照中使我在這個不平的城中迷失了路途而怒恚，我只是想到你，想到你告訴我的：「天下了雨房裏也下雨

了，我什麼都不說，縮到牆角那裏靜靜地望着。我的心境也很平和，我不知道我的性情算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你沒有變壞呀，不是你見了誰都笑麼？你用笑代替了顰眉。我記得，這還是我告訴你的，你向人笑，向事笑，有時獨自一個人也笑了。唯其是我告訴你的，所以我纔知道你笑是爲了什麼。

可是，這是深夜呵，不，這是黎明前最濃最濃的夜呵！你一定在酣睡吧。你是多麼渴睡的一個孩子，我知道的。有時我會爲此責備你，可是我知道睡眠對你該是一片多麼好的樂園吧？你也許有夢吧，許多許多美麗的夢，在這些夢中，我或許有時也是你微小的點綴。你夢見什麼了呢？你夢見一顆瑩澈的星星，從天上落下來了嗎？落在你的頭上，呵呵，就是你的髮上，多麼沁涼呵，你成爲一個簪星的玉人了。呵，又是一顆，落在你的臉頰上，像什麼了呢？是不是一朵花？一朵冬天的花，連同霜挂一起落下來了。它溶化了，因爲它潔白，它就不能在塵世久存，你也許正爲這嘆息麼，可是一朵一朵地都落下來了，堆在你的身上，你都不忍反側，怕傷害了它們細嫩的花蕊，可是那溶解的冰霜彷彿把你置身大海中，呵，那不是海，那原來是水！當你叫着驚醒你自己，你纔知道什麼都是空，自己還得倉促地披起衣裳，躲到一向蔭護你的角落裏，這時候，你還是笑麼？天還黑着呢？沒有人看，也看不見。我雖然很關心你，可是我也想不出你是否在縹着眉頭。

沒有人看見你，沒有人安撫你，這是最使我牽記的雨還在落着，從天上落到屋頂上，再落下來，落到房裏。那單調的，無味的聲音怕不只打到地板上，也打在你的心上吧？你會想到偌大的世

界，你還沒有找到一小方天地足以使你躲避風雨的侵害的。是的，每個人都有他自己快樂滿足的天地，可是你還沒有。你要爲這些人生的小瑣碎，自然的侵襲和傷害發愁。可是你，你還是正是該享樂的十八歲的人呢！日間你要躍動，夜間你要睡眠。可是當着日間我遇到你的時候，你總是那麼疲憊，像一個遠行客一樣，手脚都是沉重的，隨時都要把自己交付給一張舒適的眠床；可是到了你真該睡的時節，你又不不得不爬起来，向着一無所有的黑暗張着你的眼睛。有時你也許支持不住了，但是你必须猛醒過來，把低垂下去的頭突地抬起，爲的免去自己滾到那積着污水的地板上，你守候着——你守候着什麼呢？雨是無休無止的，夜也是無盡的，……

我告訴你，那一天，當着我走盡了夜的時節，我是倍分地愉快，因爲我想得到，障在你面前的黑暗也消褪了。自然所給你的威脅也少了一件，待得太陽出來，雨也就不再是你的不歡迎的客人了。

（九月十五日）

——「太陽終於還是出來了！」當我看到牆角的高處映了一方黃色的金光，我就在這樣叫出來的——在紙上，我却只能這樣平淡寫着；可是當時，我叫過之後立刻跳下床來，雙手打開昨夜還耽心會吹進雨來的窗門，耀眼的陽光猛地撲到我的身上來了。在這二十天的陰雨之後，誰不像等待親人一樣地等待晴天呢？地早濕透了，心也潮濕了，在陰濕的地方發着綠霉，可是太陽終於還是出來了！

我跳到外面，清新的空氣好像洗滌着我的心胸，麻雀在濕地上跳躍着，我俯下身去，看到它們

留下來細葉一般的爪印。我再看過，這幾天纔從土中鑽了出來，細草像頂着珍飾一樣的載着水珠。那是發着光的，有的是紅色，有的又是紫色，有的又是黃色，有的又是天藍色。當我稍稍移動我的目光，那不同的美色，就紛紛地變易了。每一莖頂着它的新色兀自閃着，好像警告我似地，若是我再不看取，它就要變換了。我就好像聽從什麼似地那麼注視着，在那小小的方寸中我找到富麗的天地，這使我記起了勃萊克的詩句！

「一粒沙裏看到世界，

一朵野花中找到天堂。」

宇宙是這樣廣大，又這樣渺小；永恆和刹那也是那麼貼近。可是這樣就使我悲傷地想起來：人爲什麼還是那麼可笑又可悲地爭着呵？好像這齣戲不是一生演得完的，總是磨續着，磨續着……

在這短暫之間，我却忘記了這關懷的世界（也許是世界忘記了我），我忘情地沈沒在我個人尋到的小天地中（它是那麼小，還容不下我的一隻手掌）。那裏是一只螞蟻死拖住一隻小甲蟲的腿。其實這說法還不恰當的，實在是那隻甲蟲拖着螞蟻的，雖然它死死叮住了。過後又是一隻螞蟻來，迅速地又叮住了一條腿，過後是三只五只，總有十只上下，每一只都是那麼用力地咬住，甚至使那隻甲蟲翻了一個身。它雖然還能動彈，可是它已失去行動的力量了。就這樣被那些螞蟻簇擁着，勝利地拖過去了。

我追隨着它們，生怕一不小心就失去它們的存在，跟到它們的穴口，那麼小，彷彿在它們平靜

的生活上，無端地又增加一番煩擾，在得失之間，我倒不知何者是有利的了。

我又抬頭觀看，雜沓的人影在我的眼前幌着。原來人的活動重復起來了，有脚的匆忙奔波，有眼睛的左右轉視，有鼻子的向四方尖着聞嗅，有耳朵的像風帆一般的張了起來，有嘴的大開着——露着發亮的利齒和血紅的長舌，有臉的早已把自己隱藏起來了。

在這時候，我也只得默默地走回我的斗室中。

（九月十九日）

五

當你問着我，我只得告訴你：「我的生活是苦痛的。」這也許會使一般人驚訝，却在你的意中，因為你若不是窺到我的隱密，你就不會這樣問我的。若是在當面，你就能看到我那紅漲的臉和不知所措的舉止；現在我却是一個人，安靜地在紙上寫出我的簡短的回答，放下筆，重復陷在深思之中。

這正是冬日的夜晚，空氣好像凝住了，油燈的火焰好像被寒冷籬住，包在無形的網裏，只有微光，沒有熱，而我就在這微黯的光下低頭寫着。

我要寫些什麼呢？我極自然地把頭埋在手掌之中，我好像睡着了，當我被如水的寒氣澆着，打了一個寒噤便抬起頭來，這時燈火只留下紅豆般的細光了，寂靜的夜裏我只聽到他人的夢囈和反側的聲音。

若是當我睡着的時候，有一個清醒的人會爲我的夢囈和反側所驚吧？我不知道我會說些什麼，我也不知道是否我在夢中發出哀吟，我只知道當我一入睡，我就不斷地被惡夢擾着。我的身體和我的心不斷地忍受這虛幻的折磨，幾次自己慶幸地逃出一個惡夢，不提防又墜入了另一個惡夢之中。我是在苦，樂，生，死的邊沿上掙扎着，好容易我醒來了，我從床上跳起來，迎着衆鳥的歡鳴我跳到地上，可是不久，我就被真的苦痛抓住了。我想着我還是在做一個夢，我希望有一天我真是醒了，眼前的世界全是另外的一個樣子，那我纔真的能把苦痛丟下，像丟開一件污濁的外衣，那麼我可以無忌地笑着跑着了。

假使是一個夢的話，我這個現實的夢該是最不幸最悠長的一個了。我從無數短暫快樂或是悲傷的夢中醒來，自然地墜入這個長夢裏，它是我生命中一切美好的和醜惡的點綴的無邊的背景，可是它早已濃濃地塗上了灰色，使我無法再使我的生命發生奪目的光輝，我只知度着無顏的歲月。

可是我並不是一個枯萎的老人，我也沒有未老先衰的心情，我的心還是火熱的，我的血還是沸騰的：可是我要愛不得愛，要恨不得恨，每天過着遠心的日子。我不得不用我所有的力量管住我的嘴，生怕一不小心，那從心底迸發的語言就會從齒間偷出來。這使我感到困憊，因爲我是用全心力來應付它的。只有在夢中，我像是回到自由的天地中，我說了，我笑了，我也遭受到一些苦難和一些危害。睡眠不會給我休息，只是使我的靈魂在更大的宇宙中奔馳，白日盡了，我是把困倦的身體交給夜；永夜消了，我又把疲憊的靈魂交給晝間。日和夜還有它的交替，我可是得不到一點休憩。

當你遇到我的時候，你就知道在我的面上找不到愛或喜，我好像是麻木了，我的情思是平板的，想到自己的生活，真想跑到一個僻靜的角落痛哭一場。

只是我一個人過着這痛苦的日子，我的心也許能保持一分的平靜，我的罪愆是在於把他們也引進這痛苦之中。他們原是天真的，過着無邪的日子，他們信賴我，聽從我的話，隨着我走來，我沒有把他們引進更美好的境界中，却引到痛苦的深淵的邊沿。我們誰都不能再多跨一步，因為橫在前面的就是那莫測的懸崖。我沒有話可說了，我的臉蒼白着，他們也噤住了，蒼白着臉，我把他們青春的生命塗上一層濃黑，雖然他們不抱怨我，只要我看到他們那失望的眼光，我的心就在抖戰着了。我還有什麼可以解說呢？凡是我所說的，他們都聽從了，可是，我却把他們帶到這麼一個絕望的地方。於是我立定了脚步，苦苦地思索，爲了這，我的頭像被鐵鎚擊打般地疼痛，我連睡眠也得不到了，爽性抱着我那欲裂的頭在我那斗室中徘徊。我想除非我們陡然生出雙羽翼，我們就不能超過這痛苦的深淵而在這青天的海上自由地翱翔。

飛翔應該只是夢境的事吧，做爲人類的我們只要有一點較高的理想就被拖到地上的污泥中來，只要你在凡俗的路上消蝕個人的生命。終於是化成泥，化成灰，做爲後人的不堅實的踏脚石。可是不情願，如此地犧牲了我個人我已經是不情願了，我更不情願他們也踏上這不幸的結局。在沒有路的途中我們要尋找路的，當我們不能飛翔我們也要能跳躍的。

是的。我們能超越過去，無視這陳在面前的深淵，我們有強烈的信心，我們就準備引着手跳過

去，——當我們都跳過去的時節，我纔能愉悅地回答你：

「不，我沒有苦痛，我是極其快樂的。」

六

這是一天底最好的時候：陽光從嫩青色的天空爬過來，把大地照映得輝煌了，——却把暑熱還留在世界那一邊，風從山谷間吹出來，成熟的稻子像敬禮似地微微低下實穗的頭，鳥羣在這綠色的海上斜掠過去帶着一點驚惶一點歡悅地細碎地叫着。是的，我還忘記告訴你在我的窗前的杉樹上，一些會歌唱的鳥正用盡它們的喉音，高高地站在樹頂上，迎着太陽獻上它們的頌讚。我無言地諦聽着，忘記了自己，只是這充滿了生命的世界緊貼着我的身心，……當我記起我自己的時候，我也記起了你，於是我鋪下紙，用這好時間來寫給你。

昨天我睡得很遲，我一個人仰臥在門前的木棹上，凝望着衆星閃爍的天空。沒有人聲，一切都在靜謐之中；可是我的心一直是不安寧的。只是那美麗的星星攝住我，好像有一張無比的大手扭轉它們似的，使它們閃耀着，發着不定的光，——這使我記起當我幼小的時候，母親告訴過我天體中的那許多星星，并不都存在的，有的早已殞滅了，只把光留在人間。

「不是留下來，——」母親曾爲我解釋着；「因爲和大地離得遠，它生前的光，纔照到人間來。」

隨着這溫柔的語調的，該是那輕輕揮着的蒲扇的微風拂着我的身心。那時候我不過是一個孩

子，在夏天的夜晚，在庭院中的竹榻上，聽着母親的故事，有時會把飛螢誤做流星捉到手中，還和母親打着賭。母親就微笑着說：

「星星是捉不到的，孩子，它高得很，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也要這樣。人也要高，做到不止好人和你相得，就是惡人在你的面前也要低頭的。」

那時候我并不了解她的話，可是我記住了，在我那小小的心上，我把這幾個字鐫刻下來了。當我了解它的時候，它只有不滅的光輝，因為你知道，我的母親早已死去了。

是的，我就是記着母親的話而生活下來的。我雖然沒有能使所有的惡人在我的面前低頭，至少他們在我的面前會有一點不安。和窮苦的人們，我們却更相得，因為我們并不是刺蝟，我也不是獅子，或是在他們面前就變成獅子。我們同是善良的羊，我們有着同一的命運。我們像兄弟般相愛，我決不會增加一分他們所負擔的不幸。

可是有一天，當着太陽沉下去的時節，只是黑暗和溽暑來壓着大地的時節，我從外邊走回來，忽然看到我的門打開了。我叫着沒有人答應，可是我看到一團黑影伏在我床邊。在我把燈火照起來之前，我絕沒有想到那是一個人的，——尤其是我待他很好的一個人，在搖曳的火光下我纔看到那是一個人，他低着頭，使我不見他的面容。可是我從他那頭頂上的疤痕看出他來了，我知道他就是那個不能聽也不能說的僕人，他的面前正放了我的衣物。我呆了，我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我要他站起來，他就埋着頭默默把我的衣物放回我的箱子。我要向他說些什麼呢，他要向我做一番怎樣

的解說呢；不止我們沒有共同能夠了解的語言，我實在也像被什麼塞住了，再也說不出半個字。我很羞愧，也很難過，這恥辱像是我自己的，我靜待他悄悄地又從我的房裏走出去，我的眼睛濕潤了。是的，我哭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竟哭了。

於是我又熄了燈，掩上門，獨自跨到庭院中，就是那個星星顯得更是明亮的無月的夜晚，我的心真是寂寞極了，正像那一次一個告訴我女僕用力洗我的衣服，使它很容易就破爛了，那個人就問她：「爲什麼你這樣下力洗呀，衣服就要破了，先生說不定會罵你的。」

「不，×先生從來不罵人，他的脾氣好，衣服要是洗破了，他會送給我們的。」

「難道你因爲他會送給你，你就把它洗破了麼？」那個人告訴我她雖然沒有肯定地回答，可是從她的態度上，知道她正爲了這個原因。如果我的好心成爲別人作惡的根原，那麼該指摘的不是他們，還該是我，我助長他人的罪惡，我的罪比他們的更重大。我的心煩擾着，於是我許久許久仰臥在那木棹上，羣星同時就來到我們眼前。

他們相互地映照著，或大或小都把光散向人間，它們并不一定就是發光體，它們取得了光，就毫不吝惜地施與人類。使我這不安的心被這些星光照亮了，我的煩惱不復存在，我想着我還是不該放棄做好人的心願。我們都不該放棄做好人的心願。用我們的善心洗滌世上的罪惡吧，用更大的愛淹沒世上的罪惡吧。

昨晚我就是抱着這樣的更堅定的信心而愉快地入睡的，早晨我就很快地跳下床來寫出我要說給

你的話，答應我，你也這樣做，結合我們的能力來挽轉世界上的頹敗，不怕人間一切的罪惡，面對着它，使它消滅下去。

這時候，太陽已經昇起來了，我知道在你那邊，昇起的太陽也在照着，在陽光之下，黑暗只有滅亡了。

七

「——你看見過一個沈默的人麼？他屹然地站着，兩眼筆直地望着遠方，緊閉着嘴，却用自己的牙齒咬着自己的下唇（也許都有血滲出來了！），他的肌肉凝固着，好像大匠從巨石雕斷出來的，兀然地迎着風雨雪的吹打，他連睫毛都不曾閃動。他不用一張嘴發音，他却是用全身來說話。海是沈默的，可是它並不柔弱。沈默不是屈服，沈默也不是順從，沈默是看不見的力量，聽不出的聲音。

我不曾哭泣，我是挺着身子站在這裏的。我很感謝你，一個十七歲的青年對我真摯的關懷，可是我不能不說你，由於年齡的差別，由於生活的遠離，對我的見解是錯誤的。

難道我喜愛過霧裏的生命？難道我懷戀過淒慘的月明？難道我歌頌過朦朧而美麗的夜景？難道我只想用眼淚來美化這悲苦的人生？難道我只要你等待，我也等待，便可以實現我們的美景？

我要好好地告訴你一聲，我的孩子。「不！」

認識我的人也會告訴你許多聲：「不！」「不！」但是當一個人馱着逼體的傷痕，他又是百般困乏，他也要在沒有人的所在，輕輕地透出一聲嘆息。不是一隻大蟲也要到靜僻的地方舔着傷口的鮮血麼？

你記得「戰爭與和平」裏的安得萊親王麼？當他受了重傷，和死亡相近，躺在地上的時候，他的眼睛却看到青天 and 飄浮着的白雲。這時候一些自然的小點綴來到他的眼前了，細微的情感在他的胸中起伏着；平日所忽略的，所不曾留心的都湧上來了，爲了不和這個世界隔絕，他自然也不能推開這些小物件的闖入。假使你知道別人正遮住一個人的視野，把他的天地，限在一小方中，你會很快的同情他，站在他那一面了。

你也許以爲我不該歌頌人，個人的友情和愛情。別人是走着由窄而闊的路，我却是由大路跌入深坑中。當我張開眼，我也看見雲天，我看見無所不在的生命。我又看到遠逝的親切的一些面容，還有那遠逝的熟諳的語音。於是我記起來了，那些難再的日子，我更看重堅貞的至情。人是要懂得愛他的鄰居的，才會關心到萬人的快樂與悲痛，當着一切都是那麼困惱着，我自然地想着一些使我愉快的人；我知道如果他們在我身邊，不，如果他們充塞了這個世界，那麼人間就不再有了。這是我的心，我並不甘心把自己囿於狹小的籠裏，我也並不以可數的他們就使我滿足，我還是要把苦痛和憂愁的字樣從人類中抹去！萬人的安樂，才是我的安樂，這一直是我的心所嚮往的。也許，有一天我永遠放棄語言，那時我全抖落了一切羈絆，我就和你們手牽手向前走去的。

我怎樣寫「前夕」的

道正是年尾，十二月的寒雨無盡止地落着，把暗夜披上了一層白翳——那不是光亮，那是霧氣和水氣的混凝質。我感到寒冷，站起來，寥落地撥下火柴上火炭上死滅般的陳灰，纔看到那燃燒的紅的杠炭；想到它還不會熄滅，心中很快地就感染到一份溫暖。是的，還有熱，還有一點光，使我的思路不致無憑地又馳回萬里外的那座孤樓上，那正是大熱天，中午的太陽吊在空中炙烤着，我一身都濕透了，把筆向桌上一丟，便跑到××那裏去，好像喘不過一口氣來似地和她說着：

「我完了，我完了，……」

「什麼完了？」

「我的長篇，我的……」

不等我再說下去，她早已伸出她那揉麵的手，握着我那滿是汗水的手，由衷地笑着：

「我恭賀你，我恭賀你！……」

挂在臉上的汗珠紛紛地落下，因為我也笑了，她就趕緊送給我一張毛巾，使我能好好地拭一下，免得總是那麼濕潤。她是我們一個姊妹般可敬愛的朋友，她能了解我，知道我並不誇大自傲，

她所恭賀的并不是它的空言的偉大，而是三年間不斷的辛苦的工作。

是的，如今我完了，我像孩子那般地高興。我躺到我的床上——那不耐的炎熱很快地就把我的背貼到竹簾上；我又站起來，在房裏踱步；我又走到樓下去，走出門，我感到這樣鬆適，甚至於對那田邊的小野花我也要告訴它我的情感。除開自己私心的一點喜悅之外，那個結尾也使我高興，——那不是結尾，那是一個開始，——就是對我們的敵人日本的抗戰的開始。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和書中的人物一樣，真是不知道怎麼樣，像脫去了一件污穢的外衣跳到清水中自由地泅泳着那樣高興。

於是我就開始了，那正是敵用威猛的火力和我們的軍隊在上海作戰的時候。天空被遠射炮和飛機攪得昏亂了，地面被炸彈和排炮震得戰抖着，而人們的心卻在無比的狂熱之中。生死都不足慮，只要我們能打下去呵！天的陰晴和月的圓缺都繫着人們的憂樂，更從那高低清濁的砲聲中推測着敵我的情勢。只有戰爭，只有這一條路了。所以到了上海近郊撤退的時候，就只看到一個個深垂的頭，和哭喪的臉。但是那八百人又把人們的心鍍上一層金，多少人像朝聖地似地鵠立在對河的街上，揚首翹腳地向北望去，飄在灰暗的天空中該不只是一面旗，那是若干人的不死的希望呵！終於那一夜來了，響亮的銅砲打碎了沈寂的夜，像打在每一個人的頭上。人們都驚惶地從溫暖的床上爬起來，在那震碎了的黑夜的縫隙中鑽着。向北望，那也是一片黑，什麼都看不到，那砲聲却一下也不肯停歇，好像要把天地打翻個身似的。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不祥的預感却比夜更濃黑地塗

抹在人的心上，就那樣坐着等待天明，炸碎了的夜一塊一塊地擲到另外一個世界中去，新的早晨又來了！隨了第一線的陽光，響着那嘶啞的賣報孩子的叫聲——纔知道那金光銷暗了，最後的一支希望沈到地下去了。我曾經幾次在大砲炸彈的震響之下擲筆而起，失去再寫下去的力量；這一次我憤怒地站起來了，把原稿散亂地丟到地上，我想爲什麼還拿這無用的筆消磨我的精力呢？我厭惡它了，我厭惡我自己，我再沒有那份安靜來描述那死沈沈的家，我知道那時候若是有了一支火種，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把它燒掉，留給我今日的追悔。當時我雖然沒有把它燬去，我却冷淡了它。因爲我也在悲憤中要做離開的準備了。一直到我離開那個城的時候，使我纔像一個舊友似地記起它，把它帶在身邊，在我那簡單的行篋中佔了一個地位。

於是它就跟隨我來度着艱苦的時日了，在廣州，敵人只是來轟炸，每天都覺得生死茫然，我還是不停地寫着。到後來，又不得不走了；在廣西的僻塞的小縣分裏，不得不停下來，過着極無趣的日子，我也不曾忘記它，到了重慶，我的生活方式有了極大的變更，我起始做一種對自己無益對別人也沒有好處的事，我像一些僞善者一樣站在講台上，最初弄得我手忙腳亂，到後來，安定下來了，就在那搖搖的青燈下，在那粗糙的紙上寫着——我不是寫着，我是生活在他們的中間，他們的苦樂我全有份。所以到結尾，人們都笑了的時候，我也就笑了。

我不是沒有悲傷過的，那抑鬱無望的空氣壓得我喘不出一口氣，當那無歡的妻子過了一節無歡的時日後不得不丟開她那纒生育的嬰兒而死去，我也着實地不愉快了幾天。當朋友關心地問到我的

時候，我仍然很傷心地回答着：

「青芬死了！」

「怎麼死的？」

「爲了生產，孩子生下來，母親卻死了……」

但是等到友人知道我所說的不過是小說中的人物，便笑着勸說我一番走開了。可是生死的悲劇，不是一直在人世間廢續麼？我還哭過的，當我寫到那個垂死的妻子（青芬）最後告訴那個自私的丈夫（靜純）：「不要說人家不了解你，你也應該先了解別人……」在這簡短的話語中，恰道出她一生的憂痛。而多少人，爲了不能了解，就釀造着人生的酸酒，爲自己或爲他人的不情願的飲啜呢？我還記得清楚，當着我所寫的那個城陷到敵人的手裏，那個對現狀極其不滿意的老人，也還應着良心的召喚，帶着殘餘的家人（因爲要走的早已都走了），拋開他那自己建築的樓房，還有他自己的安樂窩「儉齋」，向自由的土地奔去。他不懂得什麼大的國家民族觀念，而幾年不如意的生活還引起他的憤懣；他還有他那一套的日本不敵論（抗戰前這是在朝在野的一部重要的論調）；可是他還比那些對國家有責任、有職務的好些，帶着他那下一代的希望（青兒），從那死城中逃出來。不幸的是走到河邊，當着汽車夫下去的時節，那輛汽車竟自己開到河心去了！我不敢想像，那一家子，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在一剎那間是有怎樣的情緒，是發着什麼樣的哀叫；那輛車依然不能停止（那只是一轉眼的時間），全車就沒到水中去了，留在人世的，怕只有那不斷的水泡吧？

人們說我的處理太殘忍了，但是殘忍的是現實。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我的眼睛也是淚汪汪的。這一點，我是用來紀念我的一個友人的全家，他們就是這樣犧牲了的。而在我的小說中，凡是想走的早已走了，車裏面只是那個多病的母親，過時的父親，還有那個變態的菁姑，不知道爲什麼要犧牲了一生幸福的靜宜，還有那多愁善感的靜婉和那個沒有母親的青兒。由於這些人的死亡，纔激起了靜珠的心，她原來是一個遊戲人間，只知道享樂的女性，和一個小官僚（後來就變成一個大漢奸）結婚。這個刺激給她一個澈底的覺悟，她纔起始立意爲自己，爲家人，爲國家民族做一番驚人的事。但是她的行動却在下一部小說裏。（那一部也許在戰後五年內可以寫出來，那是一部更艱巨的工作，我以「大戰爭」這個題名來記錄這世界的和中日的形體和精神的大戰。）

我不知道在我所描繪的人物中誰是該譴責的，也許你們不會喜歡那個貓臉的菁姑，因爲她總是在別人歡樂的時候她憂愁，別人憂愁的時候她歡樂，她忌妬別人的美滿，她又惟恐別人的苦痛不深。但是想到她這古怪的性情原是由於她早寡的生活，那麼生理上和心理上必然的變態，就該能引起我們一點同情了。有的人我知道不會愛那個靜純的，一部份讀者會因爲他後來的轉變而會原諒他，同樣給他好感，我在這裏要說明的是他始終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多讀了唯心的哲學還不曾變一個精神病患者，在他已經是一件幸事。他什麼都看不起，只看重了自己，他以爲別人的存在都該爲了他，他又那麼厭惡他們。他想人們薄待了他，誤解他，他自己誤解了叔本華的悲觀論，所以造成他那深遠的痛苦，這種自以爲了不起的人自陷在苦痛中也還算是好的，有些就會變成飛揚浮燥，

滑稽的人物了。由於妻子的死亡，他好像澈悟些什麼；再由於更大的衝動，他居然也在淪陷後隨着他那個當軍官的舅舅投身到戰鬥中去；但是不久他就又要厭倦了，那麼他的個人主義又要抬頭，如同許多智識分子一樣，有時候不但不能幫助鬥爭，反而成爲一個可厭的障礙。這就是因爲他的熱情冷靜下去了，他的學識又輝耀起來了，他的眼光又放到廣大的將來：——於是他想到勝利後的一切，死了自然是最冤枉的，就是這樣子下去也是一事無成，會被人恥笑的。於是他的切私慾又昇起來了，他猶豫，懷疑，悲觀，自大——膽小，怯懦，成爲一個最無用的人（甚至於是一個有害的份子）。可是這一切，也要在那部「大戰爭」中纔能表現得明白。

可是我一想到那座陰暗的大房子，我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戰。我還記得我母親的話（她已經死去八年了）：「只是我一個人，身子又脆弱，怎麼能撐得住這所大房子呵！早晚我就要被它壓下去的！」小說中的那個母親，雖然不是被那憂鬱的環境壓死，她也一直不曾健康過。她是不喜歡那個家，可是她又丟不開它，她不知道怎樣去愛，也不知道怎樣去恨；但是她那剛強的個性，還會在和大岳相見的時候流露出來，既然是自己的親兄弟，那麼她就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可是想到是李家最後的一個親人，她也不得不軟下去，到底人還是受情感支配的。

那個唯一深愛那大房子的黃儉之，不也是跳不出情感的圈子？那座房子是他親自造起來的，正當他春風得意，蓬蓬勃勃的時候，所以在他的眼中心裏，那纔是一個興盛的表徵，雖然他也明瞭眼前衰敗的情形，可是他相信他會好起來的，三年後他還會好起來的（這是看相的告訴的）。怎麼樣

會好起來，他沒有想過，只希望三年後的一天一覺睡醒了，天地都爲之改觀，他爲了要縮短這等待的時日，所以他纔向醉中討生活，他看不起眼前的一些事，也看不起當道的一些人，可是他自已決沒有積極的好方法。就是他的那個家，雖然他不斷地用嚴厲的手段來治理，可是他的兒女們，依舊各自向着自己的個性發展，沒有受到他的「好影響」。他不喜歡那個出走的靜茵，他也同樣不喜歡靜珠和那小官僚來往，他不愛靜純，也不愛那個憂愁的靜婉，他又覺得靜玲太浮囂，總要給他惹出事來的。他也許愛靜宜，——可是那不是愛，是憐憫，他知道那不是一條正路，又不知道該怎麼辦，他這個做父親的人，不知道是憐憫女兒還是憐憫自己了，他是剛愎的，——所以當着他做一個背叛國家民族的罪人的時候，他還是毅然地丟下一切走了。既不爲名，又不爲利，他是本着他的良心的召喚，——想不到却走上那條悲慘的死路。

若是生死可以由人選擇，我想不會有一個人能看中了後者。因此我也無法瞭解爲什麼靜宜要把有用的生命放到這無謂的生活上？她受過高深的教育，也有一份玲瓏的心胸，所以她什麼都能了解，什麼也能明白，凡是能走開的她都要他們離去，他自己却要担起這個陳舊的重負。——可憐的是，她担不起來，她遲早也要活活地壓死。——而這個死亡，對於任何人也沒有一點好處，對自己既無益，對其他的人也不好，那麼她又何苦把自己埋葬在中間呢？那個梁道明，雖然不是一個理想的人物（他還有一份呆子的狡滑，像一個進過城的鄉下紳士），可是世界本來是廣大的，把自己獻身給任何事物，也比那樣腐爛掉有意義，可是她却固執地守着那無望的生活，只慫恿着他們到外面

廣大的天地中去。她自己却心甘意願地守住那裏，隨着那所大房子褪色，腐蝕。

天地既然是這樣廣大，靜婉爲什麼還守住她那個人的陰暗無歡的角落？她不是一個現代人，該是中古世紀的一個多愁的美人，終日凭欄眺望濱在閣樓外的人海，不知怎麼她的心會死死地牽住了，只是自己珍惜着這點真情，從此就伴着無邊的寡歡的歲月。別人不知道，就是那個被鍾情的人也是茫然；於是一切喜怒哀樂就任着天的安排了。——甚至於想無緣無故地虛擲自己的生命，——我真惱怒了，我不知道爲什麼在這個時代中還有這樣不幸的人物存在？我恨不得從紙上把她抓起來問：「你，你要哭麼？那麼我爽性要你哭個痛快，——那麼，你還要什麼？只要你說得出，我找得到的，我就全給你。說不出什麼了，好，那麼要你此後爽爽朗朗地做一個人！」

還有那個可憐的妻子青芬，她從來也不知道什麼是歡樂，她早就像埋葬在墳墓的中間，她又守着一份絕對的沈默，什麼都不說，只是加重自己情感上的担負。她爲什麼要這樣子呢？連同情她的人也不知道該向她說什麼話纔好，只有那個狡猾的菁姑纔能把她引說得哭了，雖然明知她不懂好意。可是平日只要能忍得住，她連一個字也不多說的，這樣她就不是個對手。不喜歡她的人要她說話，要她爭辯，要她吵鬧；可是她只守住沈默，在沈默中度盡了短促的一生，當她要衷心吐出她的言語的時候，她已經和死亡相傍依了。

就是這些人物使我們不耐煩的，使我幾次想擲筆而起，不再和他們廝混的。可是我還是忍下來了，因爲那些走出去的，却還有一番雖然困苦却也輝煌的生活。

那個靜茵，就是在篇首的時候使靜宜在大早急匆匆地趕到公園中相會，她露了短暫的一面之後，就要到篇末靜玲到x埠找到她的時候纔又出現，在全書中只是從一些信中得知她的生活，最初她也許是憧憬着美滿的理想的生活，纔和一個相愛的人私奔了；可是當她跨到社會裏去，纔知道個人間的私情原來是這樣渺小，更使她關心的却是廣大的人羣和無邊的社會。因為這樣，所以她的愛人沒有下落了，她不灰心；她的孩子死亡了，她也不難過，——她已經把她的喜愛寄托在更大的目的上，而她也更堅強地生活下去，一直到神聖的抗戰爆發了，她就成爲中國好兒女中的一個典型分子。

說到靜玲，也許她有時候會惹你們笑了；可是她纔真是一個值得愛的好孩子。戰前幾年動盪的時代中，正好把她的性格淨化了，沈澱了，凝固了。使她成爲我們時代中可尊敬的好女兒的楷模。不錯，最初她還沒有長成，兩種「幼稚病」她都有。所以她捨不開她的洋娃娃和一些玩具；她也愛那個化裝溜冰中的小白兔；雖然她自己懂得否定這種不合宜的行徑。在思想方面她一點也說不出成熟，過分和不落實際的時候居多，自然這也算是一種「幼稚病」，可是，她有一顆天真純潔的心，正如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等到把一些雜質去掉，那麼留下的就只是那晶瑩光澤的美玉了。人人都愛她，人人都不忍給她一點損傷——無論在形體上或是精神上，可是像這樣可愛的孩子，也不是沒有受過迫害的。她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孩子，她更不是一個好學生，中學她是被開除了的，雖然跨進了大學的門，大學我想也不歡迎她的吧？但在社會上，人羣中却真的需要她這麼一個人，一個

闖將，否則都是獨善其身的君子，或是飄然物外的隱士，那就不知道那烏烟瘴氣的情形要麼。麼時候？——或是早已被強者吞到腹中消化了。

可是上一代的人不會諒解他們的，就是有骨肉之親的也顯然地站在敵對的地位，甚至以為國家社會到了這步田地都是因為這些青年的不安分。其實是因為國家社會不像樣子，這些青年人纔不安分的，正像一座要被火災的房子，老鼠就先感地遷出去了。是的，我是為這一代青年總努力從事的，我雖然不能站在他們的行伍中，可是我的心，我的脈搏都是和他們相應合的。

我是以我對於新一代的信心和感謝纔用我那無用的筆來描畫一些影跡，使它能附麗這不朽的青年羣上而留下一個名字。我不是沒有情感的，我寫這新生物的一代，我也就在他們的中間。——不是個人，是一羣，這些為他人，為人類獻上自己的血肉的。容或他們的行動有些不足或過分，可是他們的心是善良的，純正的，不自私的。在這偉大的時代的試金石的測驗下，他們不是死亡，就是戰鬥，——也許有些灰懶的，疲倦的，追隨不上他人的，可是沒有和敵人妥協的，也沒有落水出水的，更不必說做敵人的爪牙了。

看看百年來我們的忍受吧，從歷史上看到的都是血和墨寫出來的恥辱，當我們生下來，看到的是粉飾的太平，隱在裏面的却是百孔千瘡。我們不澈底的國民性一直保留着絕對不相調合的對比，始終沒有踏出來一條向前的大道。民國成立了若干年，在北京城還養着那滿清帝王的餘孽，還有那許多自以為是孤臣孽子的遺老遺少們（這些人如今不是趕到東三省去給他們的主子和日本人叩頭，

便留在我們的中間做復古運動)。先烈流了多少血而造成的共和國，若干年都是在舊軍閥的手中而對革命者加以不斷的迫害。在外侮日亟的情勢下自己還是混戰了若干年，從清末就高唱的科學思想却漸漸走上了扶乩唸經拜神求佛的路……一直到了「九一八」，好像有了一個大澈悟，知道日本人已經實際行動了，我們一定得保衛國土，同仇敵愾；可是主張却極多；有的想哭訴，有的想祈禱，有的要先安內後攘外的，有的把抵抗訂爲十年百年的大計。……目標也不同；有的主張收復失地，有的主張踏平三島，有的要保存古董古城……但是只相信自己的力量，立刻切實做去，却只是這些青年人。他們是一些在外邊受了委屈還要受到父母責罵的孩子，更苦的是李大岳，那個軍人，他是想爲民族國家來獻上頭顱的，可是他找不到一條路，好好地養在家裏，如果你看過關在鐵籠中的獅虎，忍受人類的揶揄，那麼你也能多少瞭解一點他了。可是他幾年來只過着這極難過的日子，沒有一條他可以走的路，想用力，想獻上自己的生命也無從的。正如同人類不會把關在阱檻中的猛獸放回山野一樣，因爲它不會供人類的驅使而去殘殺它們的同類。所以在悶苦的日子中他幾乎墮落了，——不，他是一個有血性的青年軍人，他不會墮落的。他能控制自己，會在那落下的中途把自己抓住，他也會毅然地加到那青年的羣中，他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只覺得他有一份無處可用的力氣，他也不忍看那些沒有抵抗力的青年無端地受到他人的殘害，所以他進去了，——加入弱者的一羣。可是後來，他却能領導這些柔弱的書生，武裝自己成爲一支強韌的戰鬥力量，和敵人在祖國的原野上周旋了。

可是在那陰雲瀰漫之中，那些青年人遭受到一些什麼呢？他們背負着上一代的責怨，忍受着飽學之士的指摘和冷眼，有力者的迫害；但是最恨他們的該是我們的敵人——日本，他們恨不得這些人死盡殺絕，那麼纔可以保持東亞的和平，纔可以平安地討論共存共榮的問題。在敵我一致的痛惡之下，他們的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實實在在是在人生和荆棘的路上滾着，流淌的血染紅了道路染紅了他人，那些同行者若不是提着衣襟蹣跚着脚步兩眼看定路面上清潔乾燥的地方下脚，便也只得和他們一路滾着，到了爆發了我們民族的大憤怒，這些滾着的爬起來，用殘餘的力量，挺着血淋淋的身子向敵人撲去，於是這只是血和火的道路了，通行既不可能，那些高貴的人們就掩着耳鼻向後逃去了，——不是在路邊坐下來怨天尤人，做他人的絆腳石；就走一條捷徑，投到敵人的懷抱中去。我寫到這裏是又欣喜又悲傷，我的心中充滿了嚴肅的情緒，不自主地站立起來，用含着淚水的眼睛默默地凝望着那些過去和將來的，不，永遠活在我們記憶中和心上的勇士們。

是的，誰不愛自己的弟兄呢，誰不愛自己的土地呢，誰不愛自己的民族呢，誰不愛自由呢；可是也沒有人不愛惜自己的生命的。爲了大目的，自然可以犧牲小我；也儘有更多的人，爲了更小的個人的名利，不顧自己，也不顧國家。寫到這裏，我的心中充滿了激憤，這些出賣民族的敗類，從前正是顯赫一時的角兒，慣於說些好聽的話，慣於把他人的血肉染赤自己的鋒刃。有多少就在他們的野心之下犧牲了，現在正還有許多人，也同樣地遭受他們的迫害，甘心做我們國家的，不，人類的敵人。

儘管這樣，也是好的，在抗戰的洗煉中，各人的嘴臉早已露出來了（也許有些還需要更多的洗煉），敵我的界限既然清清楚楚，此後也不容再有那些夾着尾巴的狐狸在施展他們的鬼域伎倆了。可惜的是，這些年來，不知多少有爲的人，在他們的陰謀下喪生，大大地削滅了我們民族自奮的力量。

馬哥李羅橋的一聲砲，我們還是挺立起來了。用鮮血洗去橋身的污泥，和那兩條永遠不相遇的大套車的深轍，健兒們也代替了橋欄上那些殘缺的石獅，守住自己的崗位。「蘆溝曉月」的碑亭不只是主子的手跡，奴才們吟哦的對象，它成爲一個良好的掩蔽體，遮住那些衛國的男兒。

「打起來了，打起來了！」人們興奮地叫着，兵士激昂地向前方驅馳；可是還有一些說客們在不能兩立的情勢下斡旋，把一些應合着這偉大的號召準備犧牲的，從各地趕回來想共赴國難的弄得呆了，不知道怎麼樣纔好。戰爭並沒有停止，不過只是那一段地帶；外交的往來也沒有停止，在北方，在南方。人們全被疑懼包住了，想來向民衆宣傳的張大了嘴，却吐不出聲音來；大雷雨前的鬱悶，把人們的心全都淹沒了。誰知道這一次又有什麼結果呢？這些年來，幾次的戰爭不都是化成「地方事件」了麼？「還要忍耐，還要忍耐」百年救國論的有力者這樣大聲喊叫。可是人們實在是忍不住了，却又叫不出來，茫然地望着，恍然地想着木然地過着日子，沒有什麼話好說，誰也不敢說什麼，龐大的陰影壓着每個人的心。見了面也只是低下頭去，眉間的小山不知道是抵禦什麼的。誰都怕想事件會陷入了故轍，可是誰都這樣地想着，衆人們的憂慮和苦惱，該不是我一個人的筆所可

以寫出的，那時候不知道不可信的是自己，還是一切人。紛亂，無據，像沉在水中的一個人，好容易抓到一點什麼可以引援的，忽然又覺出來所抓到的不過是一支蘆葦。

終於，在上海，砲聲和黎明一齊降臨了。有的是從睡夢中驚醒，有的原來就睜着眼睛守在那裏的；爲喜悅而流出的眼淚，在眼睛裏打轉，正像看到一個初生的嬰兒——那是母親大地苦痛和欣快的結晶。

「這可算打起來了，這可算打起來了！」人們興奮地想着，說着；自動地應着這神聖的召喚奔赴各處，獻上自己的金錢，獻上自己的力量，獻上自己的生命，對於全民族和全人類的福利，什麼都不吝惜的，只要能拿得出就罄其所有，這纔是若干年來的大解放。——從奴役中，從侵陵中，從污穢中，從無望中解放了。

不再有什麼恥辱和有形的或無形的羈絆糾纏在我個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上面了。使人窒息的沈鬱已經消失了，人們已經自由地生存，自由地爲衆人而死；這樣我結束了我的『前夕』，迎在面前的，使我們更努力從事的是那個『大戰爭』。

三十二年二月四日舊曆除夕

悼蕭紅和滿紅

對於死，

這戰爭的年代，

我是不常悲哀或感動的；

但如你那青春的天折

我却要向蒼天怨訴了！

滿紅：「哀蕭紅」

你在六月一日刻下你哀慟的怨訴，在遙遠的西北高原上，而二十一日Y的來信上却告訴我你在十一日便捨棄了你青春的生命，走向無涯的永恆了。

比起蕭紅，你是更「青春的」；可是你已經死了兩次：你的第一次的死是我從陌生人的信中知道的，還不是他告訴我什麼，只是在那中間有一張油印品，為爭取大學貸金的呼籲，在那中間說到你，為了貸金被停止就絕食自殺了。當時我非常着急，（我想那個寄信的人再也想不到我為這個例證所打動）我還記得我一面抓着頭髮一面在斗室中焦灼地徘徊，我還不斷地喃喃着：

「傻孩子，爲什麼自殺呢？爲什麼自殺呢？生命不是更該寶貴麼？那點錢，錢算得了什麼東西？真傻，真傻！……」

我忘記了你原來是一個從東北逃出來的一個苦孩子，你的家是被敵人扼住了，依靠延續你的生命的，只是國家按月給你的恩給。在這恩給之下，我知道，像你同樣從東北逃出來的苦孩子有許多許多。我想：如果我也是仰承那恩給過活的，萬一停止了，我還有什麼路呢？這樣我就再也不能說你傻了（我說他傻，本來也沒有一點輕蔑的意義），我只急急地寫信給Y，後來從他那裏我纔知道你是死了一次，却又活過來，而我却直接着你自己寫來的信，充滿了感激和謝意，我的心纔放下。我總想人是不應該這樣平白死掉的，尤其像你那樣年青的人——可是在我的記憶中，連你的身材面貌都模糊不清，我記得我只見你一次，那全是突然的，那時候我也住在那個小鎮上，你從茶館中出來迎着我，說出自己的名字，要我給你寫幾個字，我只記得你的身材很小，面容清瘦，說起話來也很文雅，身上穿了一套褪了色的破制服……那時候你就是準備到西北大學去。我還記得那時我心裏只有一個念頭：「到西北去也好，總算是回到北方去，將來有一天回到家鄉去也近便些。」這與其說是爲你想，還不如說是爲我自己想，北方人總更眷戀着北方的土地。

但是眷戀着北方的土地，并不一定要爬到土地的懷抱中去呀，當你想念不可見的家園的時節，抓起一把土來嗅嗅也就是了，那雖然不是關外的黑土卡拉，也是乾燥的黃土壤，不比這江南的，霧溼的，滲和着多種菌的，不宜人的黏土的。難說你固執的個性，一定要躲到那上面去纔覺得安心，

纔覺得無所記掛，無所喜，也無所愛，更輕蔑地把人世間的一切毒害丟在不能追隨你的人世上麼？你忘記了你的青春，忘記了你原是人間光明的歌手，當你安寧地躺在地下了。誰還能掌起你的號角吹奏呢？我知道：歌者是不會斷的。但是，誰能像你唱得那麼粗獷，那麼熱情，那麼向着真理和正義？別的歌者也該爲了你的緣故，暗啞了他們的歌喉，我記得Y的信就是這樣寫着的：「他病死在醫院中，我以為這是一個噩夢；可是他真的死了。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是的，一個真心的同伴的死亡，是會引起生存者更大的悲哀，死去的人是什麼都不記得了，却把悲哀留在人間。

如果能把悲哀留在人間，也還算是活在人的心上（就是極少的人也算數的）。可是有的人也會在這世上忙碌了三十年，至終，死了，連生前以爲是最親近的人也未必記得，把活着的記憶完全擦拭得乾淨了，那纔是人間的大悲哀！

我記得她從香港是這樣寫來的：「謝謝你的關切，我，我沒有什麼大病，就是身體衰弱，貧血，走在路上有時會暈倒。這都不算什麼，只要我的生活能好一些，這些小病就不算事了。……」可是就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活就一直也沒有好過，想起她來我的面前就浮起那張失去血色的，高顴骨的無歡的臉，而且我還記得幾次她和我相對的時節，說到一點過去和未來，她的大眼睛裏就瀟滿了淚，一轉一轉地，幾乎就要滴落出來了。

有一個時節她和那個叫做D的人同住在一間小房子裏，窗口都用紙糊住了，那個叫做D的人，全是藝術家的風度，拖着長頭髮，入晚便睡，早晨十二點鐘起床，喫過飯，還要睡一大覺。在炎陽

下跑東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訪朋友的也是她，燒飯做衣裳是她，早晨因為他沒有起來，拖着餓肚子等候的也是她。還有一次，他把一個四川潑刺的女用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來，去調解接洽的也是她。我記得那時她會氣忿地跑到樓上來說：

「你看，他惹了禍要我來收拾，自己關起門躲起來了，怎麼辦呢？不依不饒的在大街上鬧，這可怎麼辦呢？……」

又要到鎮公所回話，又要到醫院驗傷，結果是賠些錢了事，可是這些又瑣碎又麻煩的事都是她一個人奔走，D一直把門關得緊緊的，正如同她所說的那樣「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可是他自有他的事情，我極少到他們的房裏去，去的時候總看到他蹙縮在床上睡着。蒼紅也許在看書，或是寫些什麼。有一次我記得我走進去她纔放下筆，爲了不驚醒那個睡着的人，我低低地問她：

「你在寫什麼文章？」

她一面臉微紅地把原稿紙掩上，一面也低低地回答我：

「我在寫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

這輕微的聲音却引起那個睡着的人的好奇，一面揉着眼睛一咕嚕爬起來，一面略帶一點輕蔑的語氣說：

「你又寫這樣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果真看了一點，便又鄙夷地笑起來：

「這也值得寫，這有什麼好寫？……」

他不顧別人難堪，便發出那奸狡的笑來，蕭紅的臉就更紅了，帶了一點氣憤的說：

「你管我做什麼，你寫得好你去寫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這樣笑呢？」

他並沒有再說什麼，可是他的笑沒有停止。我也覺得不平，便默默地走了。後來那篇文章我讀到了，是嫌瑣碎些，可是他應該說，尤其在另一個人的面前。而且也不是那寫什麼花絮之類的人所配說的。

當她和D同居的時候，在人生的路上，怕已經走得很疲乏了，她需要休息，需要一點安甯的生活，沒有想到她會遇見這樣一個自私的人。他自視甚高，抹却一切人的存在，雖在文章中也還顯得有茫昧的理想，可是完全過着爲自己打算的生活。而蕭紅從他那裏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他看不起她，他好像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麼能安甯呢，怎麼能使疾病脫離她的身體呢？而從前那個叫做S的人，是不斷地給她身體上的折磨，像她那些沒有知識的人一樣，要捶打妻子的。

有一次我記得，大家都看到蕭紅眼睛的青腫，她就掩飾地說：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傷了！」

「什麼跌傷的，別不要臉了！」這時坐在她一傍的S就得意地說：「我昨天喝了酒，藉點酒氣

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說着還揮着他那緊握的拳頭做勢，我們都不說話，覺得這恥辱該由我們男子分担的。幸好他並沒有說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麼可以呀」的話來，只是她的眼睛裏立刻就瀟瀟盈盈的淚水了。

在我所知道的她的生涯中，就這樣填滿了苦痛。如今她苦痛留在人間，自己悄悄地走了，應該這苦痛更多地留在那兩個男人的身上。可是他們，誰能爲她而真心而哭呢？我想更深地記得她的，還是那些在生活上和她有相當距離的人。

所以她的死，引起滿紅的眼淚，滿紅自己也想不到，不久他也和她走上一條路，把悲哀留給我們這些生存的人。我們并不做無謂的哀傷，因爲我們也了解生命不必吝惜，但是生命的虛擲是可惜。他們的寶貴的青春的生命，却是默默地虛擲了。

憶上海

我對着這個跳動的菜油燈芯已經呆住了許久，我想對於我會經先後住過八年的上海引起一些具體的思念和憶戀來；可是我失敗了。時間輕輕地流過去，筆尖的墨乾了又濡，濡了又乾，眼前的一張紙仍然保持它的潔白，不曾留下一絲痕跡。我寫，勉強地把筆尖劃着紙面；可是要我寫些什麼呢？

首先我就清晰地知道，上海距我所住的地方有幾千里的路程，從前只要四天或是五天的時候，就可以順流而下的，如今我若是起了一個念頭，那麼我就要應用各種不同的交通工具，化費周遊世界的時日，纔能達到我的目的。但是這樣艱苦的旅程完成之後，對我將一無樂趣，彷彿投火的飛蛾一般，忍受烈焰的焚燒。否則我只得像一個失去了感覺的動物一樣，蟄伏着，幾乎和死去一般。但是一切是我所企求的麼？每個人都可以代我回答出來的。

然而要我在這個小市鎮裏，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先從我們生活的這個年代數回一百年或是二百年，去遙念那個和世界上任何大都市全不顯得遜色的上海，我們往日的記憶，都無憑依了。我先讓你們知道我們穿的是土布衫，行路是用自己的兩條腿或是把自己一身的分量都加在兩個

人肩上的「滑杆」，我們看不見火車，連汽車也不大看見（這時常使我想有一天我們再回到那個繁華的大城裏，是不是也同一些鄉下人一樣，望到汽車就顯得不知所措），沒有平坦路的，却有無數的老鼠橫行（這些老鼠都能咬嬰孩的鼻子！），沒有百貨店，只有逢三六九的場，賣的也無非是雞，鴨，老布，陶器，炒米，麥芽糖……

我們過的是簡單而樸實的日子，我的心是較自由，較快樂的；可是我總有一份不安的情緒。彷彿我時時都在準備着，一直到那一天，我就可以提了行囊上路。許多人都是如此，許多人也是這樣堅信着。從前我們信賴別人，我們不能加以決定的論斷，現在我們用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們才可以這樣說。我都不敢多想，因為怕那過於興奮的情感使我中夜不眠。

什麼使我這樣惦記着上海呢？那個嘈雜的城不是在我只住了兩三天就引起我的厭煩而加以詛咒麼？初去的時節好像連誓也發過了，說是那樣的城市再也不能住下去，那些吃大雪茄紅漲着臉的買辦們，那些兇惡相的流氓地痞們，那些專欺侮鄉下人的郵局銀行職員老爺們，……可是漸漸地我也習慣了，因為知道都是爲了錢的緣故，所以人們纔那樣不和善，假使在自己的一面把錢看得淡了，自然就有許多笑臉從傍佞過來，於是生活就顯得并不那樣可厭了。幾年的日子就在這樣的試驗中渡過，一切可鄙的醜惡的隱去它們的稜角，在這個「建基於金錢和罪惡的大城市」中，我終於也遇到些可愛的人：他們自然不是吸吮他人血肉的傢伙們，他們更不是依附在外人勢力下的寄生蟲，他們也不是油頭粉面蓄着波浪式頭髮的醉生夢死的青年……

除開人，那個地方後來也居然能使我安心地住下來了。在嘈雜中我也能安靜下來，有時我擠在熙攘的人羣中，張大眼睛去觀看；到我感到厭煩的時節，我就能一個人躲回我自己的小房子裏。市聲儘管還喧鬧地從窗口流進來，街車的經過雖然還使我的危樓微微震顛着；可是我可以不受一點驚擾，因為我個人已經和這個大城的脈搏相調諧了。

但是它也和我們整個的民族有同一的命運，在三十個月以前遭受無端的危難。雖然如今它包容了更多的居民，顯露着畸形的繁榮；火曾在它的四圍燒着，飛機曾在上空盤旋，子彈像雨似地落下來，從四方向着四方，掠過這個城的天空，飛滾着火紅的砲彈。人并不恐懼，有的還私自祝禱着；好了，一齊燬滅吧，我們不把一根草留給我們的敵人。

它却不曾燬滅，而今它還屹然地巍立着，它是羣醜跳梁的場所；可是也有正義的手在開拓光明的路，也有高亢的呼聲，引導着百萬的大衆，爲了這一切它纔更有力地引着我的眼睛和我的心，從不可見的遠處望回去，從沒有着落的思念中向着它的那一面。

我想念些什麼呢？使我念念不忘的難道是那些仍然得意地過着成功的日子的一些人麼？或是那一座高樓，應該造得成形了，使那個城有了更高的建築，也許又造了一所更高更大的劃破了那被奸污的天空？也許我只是從利祿的一面看，計算着有多少新貴或是由於特殊環境成爲百萬富翁的人？

這一切的事，有的是我想得到的，有的我不能想到；但是我總可以確定地說上海是在變，向好的方面或是向壞的方面。真是堅定地保持那不變的原質的該是大多數人那一顆火熱的心，那只是一

顆心，一顆偉大的心。

我看見過它，當無數的青年男女捨棄自身一切的幸福，安逸的日子，終日地勞作，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我又看見過它，當着那一支孤軍和那一面旗，最後地點綴着蔚藍的天空，河的這一面是數不清的企望的頭和揮搖的手臂，河的那一面，在砲火的下面，在鐵絲網的下面，是年青的人和食品一齊滾進去；我再看見它。

當着節日，招展在天空的，門前的都是大大小小鮮紅的國旗，好像把自己的一顆熱誠的心從胸膛裏掏出高高挑起來，還像說：『喂，來吧，試試看，這就是我們的心，我們的意志！』

假使那時候我能跳到半天天空我該看到怎麼樣的一個奇景呵！無數的旗將成爲一面大旗，覆在旗下的心，也只有一顆大心；這顆心，一直在經歷艱辛的磨折，丟去所有不良的雜質，它是更堅實，更完美的了。在我們的心裏，他是一顆遙遠的燦爛的星子，不，它是一個太陽；在他們的那一面，它是一個毒瘡，不是醫藥可以生效的，不是應用手術可以割除的，它生根地長着，不動搖，不晦暗，一直等到我們最後勝利的一天！

當着那一天到來，朋友們，我將急切地投向你們的懷中；那時我們要說些什麼呢？我們是絮絮地述說着幾年來的苦辛，還是用爲歡快而充滿了淚的眼相互地默望呢？朋友們，時候迫切了，爲了免去臨時的倉皇，讓我們好好想過一下吧。

（二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憶北平

窗口整個地被黑夜塞滿了，沒有江，沒有山，也沒有樹林，只是當一個路人過去時，他那閃亮的火把纔在我的視野中輝耀了一下，於是我探身到窗外，看到那泥濘的小巷，還有那像羽毛一般飄着的，不知是雨啊還是霧啊的東西。

在這個小鎮上，卜居將近一年了，夏日的炎熱，入冬的雨霧，使我的心情更陷於不安；而且這里的人，慣於用那高亢的語音說話，好像他們故意在我的神經上搓揉，使我更增重我的憎惡。

可是今天的夜晚，一切都是安謐的，等那個行路人的火光不見了，萬物又落在寂寞裏。這時，穿過那甯靜的大氣，響來了幾聲或緩或急的鐘聲，使我剎那地忘記自己，忘記了從四方吹來的血腥的風，以為還是在四年或是五年前，獨居在北平的那座小小的院落裏……

那是一個長方的院子，對面有兩排房屋，在狹長的天井里，花草爲我添一分熱鬧。也是當春天來了的時候，日以繼夜的播種和澆灌，纔在夏天有了綠葉和小小的花朵。可是到了秋天徒增滿地的殘花敗草，增重了幾分蕭索的氣象，真爲我刻心不忘的，是春雨中飄來的槐花香氣，只是三天或四天就要消失了的，却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於是我會冒雨走出門來，迎了我的臉的仍然是皇城的角度，我一轉身就不再看見它了，我那時是向着那不知所自來的芳香走去。也許是我走錯了路，我所看到的只是那長長的饑餓的行列，他們是年老的和年幼的，因爲不甘在敵人的鐵蹄下纔跑向祖國的

懷抱裏，他們那一腳踩得出油來的黑土地，早被我們的敵人強佔去了。於是我不再尋求花香，懷着無比的激憤又回到我的家。

有許多相識的和不相識的人到過我的「家」，說是一個家，自然會使人臉紅的，可是我那麼生活下來，我不因為孤寂使我失去向前的力量，正和那個城一樣，不會因為古老，就顯得死氣沈沈的喜安樂者，終於尋到他理想中的城，像一隻懶貓似地臥下去，曬着南來的陽光，連眼睛也不想張開來，就那麼等待着衰老和死亡；可是年青的孩子們，有沸血在胸中翻滾的，不會衰頹了半分。他們在大刀的下面逃出了性命，幸而又不死於祕密的處決，在一切的惡勢力之下，他們不會露出半分的妥協；水龍的急流至多不過把他們沖倒地上，可是他們能很快地站立起來，再朝前去，……用這樣的精神和勇氣纔打動了那些率直的士兵，使他們知道哪些是兄弟，哪些是敵人，終於有那麼一天，端平了上好子彈的槍，向着他們的，也是我們的敵人射擊。

火就是這樣燒起來的，如今燒遍了全中國，爲了將來更好的農作物，野火該燒得旺，燒得廣。當敵人一個城一個鎮地佔據了，他們所得到的不過是些無用的灰燼呵，我知道那些在鬥爭中長大的孩子們，已經把他們的腳印踏遍了全中國，和敵人們做殊死的周旋。有些不忍離去，守住那陷落在敵人手中的城的近郊，隨時向着敵人的要害做着奮力的挺刺。

對於那個舊日住過的城，我徒然的追憶落了空，我知道它會屹然立着，在英勇的青年人拱衛之下，它是極其倔強的，堅固的，緊緊抱住我們的敵人，使他們只能完成他們沈默，無言的凱旋。

憶廣州

曾經被問起廣州市政府的建築，因為不記得看見過，就一點影子也不存在，也許被目為一個鄉愚人，或是荒疏的過客；可是那不斷地行進着的執着火炬的行列，和那貫串了長街和街傍觀者的心之歌聲，總是在我的心中閃現着，起伏着。……

六個月的居留，自然應該說是短促的，而風習言語的迥異，使我不能更多地了解它，也使它不能順意地撫慰我；可是幾經生死，恨和愛蓬勃地在胸中滋生，和那些居民一樣，我也曾仰首戟指着那成羣的飛行的劊子手加以惡毒的詈罵；在每一次從死的邊沿溜了過來，我更熱烈地愛那仍然倔強地存在下來的城市。

記得纔到那里正是春天，天空也是蔚藍的，沒有大鵬狀的，百足蟲狀的輕鷲；打着旋的，或是瞬息即逝的却是飛機。望着不過是發亮的小點，可是有洪大，可憎厭的聲音。（這份憎惡的心情，自然是在我知道了那是敵機之後纔有的，我無法，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保持我超然的地位和親望，當我親眼看到多少活生生的人被它們殺戮之後，我的憎惡就愈益深厚了。）

「那就是敵機，」

一個朋友很安逸地指給我，當我知道了那是敵機以後，朋友平淡的態度甚至於引起我的厭惡。但是後來我也不淡了。在兩次汽笛聲之後，只在警察崗位上加了黃旗和紅旗，一切都沒有變動，沒有中國的驅逐機，也沒有高射砲，人們照樣地忙碌着，真是看不出一點的不同來。事實上他們那時只注意切斷鐵路，所以還沒有閒暇把那隻毒手覆蓋那個住滿了人的城。

當時，住在那里的人是多的，雖然有許多富人早已搬到香港，但是一些青年人却仍然撐滿了那個城。那許多青年人，從上海或是北方流出來。一下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大約更不甘於那奴隸的待遇和麻木的日子，再跑一步，便到了廣州。於是他們張大了喉嚨，眼睛裏充滿了淚，用盡了力量叫喊，和當地的青年，工農，以及一切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結成人的洪流，從一條街沖到一條街，從河南沖到河北，用宏亮的聲音，叫開高廈的窗口，在燈影裏光澤的男頭和蓬鬆的女頭都探出來，打個寒戰然後羞慚地縮回去。多少旁觀者被打動了默然地加進那隻長流的隊伍，使它更長，更沒有終結……

漸漸地敵人的魔手不再放過那個城，在這里在那里撒下來毒惡的種子。火，漫天地燒着，殘碎的肢體排滿了生着青草的空地。可是人們不恐懼，不畏縮，隱避在樹陰下的救護員遙指着落彈的方向，立刻就冒着掃射的機關槍奔過去了，多少個就是這樣子喪失了他們的性命，死者把責任留給生存下來的人，生者含笑地，勇敢地接受了。因為熱愛別人，纔把自己的生命看成一粒塵珠。

就是這樣，在廣州，我過了六個月的日子。多少街路夷為平地，多少棟房屋化為頽垣；可是它

有一顆堅心，那是炸不碎，毀不滅的。

但是也有一天，隨了我們許多大城的不幸的命運（我要說它是不幸中的最不幸的），簡而易舉地落在敵人的手中。空使那些纔從睡夢中醒來的市民們，還以為是自己的弟兄們，在萬分的倉促中只得遺棄了一切的所有，拔腳飛逃。懷了一腔愛鄉愛國的熱血，加到游擊的隊伍去，拼那未曾被炸碎的身軀和未斬下的頭，使自己的故土重復獲得自由。

空洞的追憶是無用的，我想，對於廣州，對於廣州驍悍的市民們。在一切的勝利的起始，它是不會落後的，讓我熱誠地期望着，讓我們熱誠地期望着。

憶哈爾濱

一面懷着爽快的心情，過着晴朗溫和的冬日，一面又耽心着過度的乾燥和燥熱，會影響今年的農作，一夜間，就什麼都改了樣，先是爲寒氣侵襲着，獨自在眠床上反側，醒了來，窗外沒有瀰漫的霧，陰黯的灰色的天，幾乎像間不容髮地塞住整個的窗口，用來遮夏日炎陽的竹簾，正自浙浙零零地響了雨點敲打的聲音。

像往常一樣，小鎮上的石徑早塗滿了泥濘，小心地低頭行走，看到那上面竟然有倏忽就消滅的雪花，這是值得詫異的，仰起頭來，真的覺得落在臉上的是比雨點更寒冷的東西，雖然是那麼飄忽，稀少，被我這來自北方的人，很敏銳地感覺到了。

說起北方，我想到遙遠，遙遠的城。

怎樣來記憶那個城呢，必須先在我的回想中填滿一片無垠的冰雪，那還不足以說出那邊是怎樣寒冷的，我還得說出原野中，堅硬的黑土地，生生地給凍得裂開縫隙，而且，那終日馱了列車的鋼軌，會像鑄鐵一樣地斷了……但是這一切，都還沒有使一個人直接地感到它的寒厲。我要說那邊的街路上有許許多多斷肢的乞丐爬着，他們的手脚是生生凍掉的，只要五分鐘的行走或站立，你就懂

得冷入骨髓這句話該是怎麼講，而且你的鼻子是又麻又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們仍舊有沸騰的熱血，那時候已經淪陷了，我又到了那邊，松花江好像表示它的不屈，猛然間淹了半個城，鬼子們失措了，一面防着江水，一面防着謠傳隨時都會衝進來的義勇軍，那時候，我記得他們是由丁，李，宮，馮統率着，在江北在東線，在南線一帶，和鬼子們周旋。

許多消息，在私下裏傳着，說是有多少屍首從上江運下來了，再則是在佳木斯，綏芬河，雙城堡，蔡家溝，安達站的一些神奇的戰鬥故事，一面由於說者那份熱誠的情緒，一面也像是在無望中尋求荒誕的安慰也不覺得那些話的不足置信，儘管是一個有知識的人。也不知不覺地把那些消息和故事遠遠地傳開去了。

居然有一次是這樣說着，日本人真是山窮水盡了，打算放棄北滿，以長春爲界，先把婦孺撤散，然後再撤退兵士和人民。

這是可能的，當時我們想。果真在街上就像看見日本婦孺是逐漸地減少了，而且在那相同的狡猾的臉上，居然被我們找出一層陰雲來。可是我們的心也不是沒有疑問的，鬼子這樣做了，那麼他們怎樣去守那個傀儡的首都呢？可是，一面我們又在癡情地幻想着一支大軍從熱河，穿過遼寧的中部，直撲長春……

但那時候日本人不但沒有撤退，反而養了更多的供他們奴役的豺狼，幫助他們殺害善良的人。

那時，我們時時聚集在一間小房子裏，把門窗關得極嚴緊，十多個人輪流地諦聽一座無線電收音機，那幾乎是我們唯一聽取祖國消息的所在，我們聽到模糊的時事報告和鑼鼓喧天的歌樂，還有那姿情暢快的喝采。有一次我記得一個極使我們詫異，極使我們氣憤的消息在日本人的報上用特號字排出來，我們不相信，於是從那遙遠的空中，果然帶給我們那不快的消息，一個年青的熱血的孩

子，就氣得猛然突出了聲。

雖然沒有什麼足以鼓舞的好信息，那邊的熱血漢子們却盡了他們的職責，他們有的到「山裏去」有的潛藏在城市裏，做成各種不同的裝束，時時來一次不及提防的突擊，也許他們是輕舉妄動，可是正好使一些人記起了祖國，和祖國的不屈的戰士。

如今又度過了一節時日，當着全中國熱血男兒，和敵人搏鬥的時候，他們也一定乘機出動吧？我們得出他們有的早就犧牲了，有的該在不斷的搏鬥中練成一個凶猛的勇士；我們有的是人，有的是那顆沸騰着熱血的心，早該回應着進擊的號角，向我們的敵人的心臟猛刺吧！

獨山站

我們早就該有一夜的好睡眠，因為我們的旅車在離獨山九公里的地方爆了胎，那時候天已經黑下來了，前後斷絕的荒路上看不見一個人影，我們幾個人就自告奮勇步行到站上去送信，要救濟車來修理，只有一個手電燈照路，我們走得很快，時時不忘記在那蔓草之中尋那方里程碑，於是我們得以知道走過了一公里，二公里，……

當我們走着的時候，從我們的背後却過來了幾輛車，我們想司機也許隨着車先去了，我們攔不住那些車輛，可是我們也沒有因此停頓下來。一直到我們走到七公里，纔遠遠看見閃着一個燈的車來了，車上的人早也看見我們，在我們的身前停下來，那果然是我們司機坐在上面的救濟車。他說路還遠着呢，我們就又爬到車上去。坐到車上再走回去，纔發覺我們還真的走了一段不近的路，就這樣回到我們的車前，等候換了輪胎，來到獨山站，大約有九點多鐘了。

誰也不願意再到遠處去，招待所既然被一些早來者填滿了，我們只得就在車站對面的又賣飯又有宿處的小舖子裏找一個安身之所了。所以我是很累很累，喫過飯連茶也沒有好好喝一杯，就把自己交付給那木板床，一點不挑剔那房屋是多麼狹隘，空氣多麼不好，燈光多麼不亮。……

我還要朦朧睡着的時候，一陣脚步声就驚醒我！其實是搖醒我，那小旅店的樓板在那有力的脚步下索索戰抖，接着男女的問答就起始了。

「你們是從什麼地方來？」

「我們從浙江來。——」

「爲什麼要到這裏來？」

「我們不是到貴處，是過路，」

「那你們到什麼地方去？」

「到重慶去讀書。」

「讀書，——」那個男音停了一下，又繼續問：「睡在床上的一個是你什麼人？」

「我的姪子，我哥哥的兒子。」

「他好多歲？」

「十五歲。」

「你呢？」

「我十八歲。」

「你們爲什麼要住一間房子呢？」

「一路來我們都在一間房裏，爲的是省點錢，我們沒有好多錢的。」

「沒有錢還讀書做什麼？」他好像抓住了極有力的理由，一點不放鬆地問下去。

「書總歸是要讀的，」

「你們讀書人怎麼不知禮？成年的男女怎好睡在一張床上？」

「這怎麼算不知禮，再說我們是親姑姪，他還是一個侄兒，」

「到底總是男女有別呵！這是有關風化，你們不能住在一間房裏。」

「那，那我倒真想不到，貴處既然以爲我們姑姪在一間房裏有關風化，那我們就再開一間房好了，不過是要我們窮學生多化兩個錢。」趕着她就吩咐茶房有空房再開一間。

「不行，不行，你得到我們那裏回話。」

「有什麼話好回呢？」

「那不關我們的事，你們穿起衣服來吧，」

「怎麼，他也要去？」

「當然囉，一男一女，怎麼能少了一個！」

「你看他睡得多麼好，何必要他去，只是我一個人就可以了吧。」

「不成，不成，一定要他去——，」

這時候我披衣下床了，拉開屋門，在搖曳的油燈光下，看見那個有一張蒼白臉龐的少女，正在披上一件毛衫；那個纔被叫起來的孩子揉着眼睛，他——他倒真是一個孩子。

我還看見不合式的警帽下面的兩顆小東瓜的腦袋，正在敲另外一木板門。

門開了，一個中年男子站在那裏，正在點亮油燈，他們照樣的問了姓名籍貫來處和去處。又向帳子裏一指：

「睡着的是什麼人？」

「那是我的女人。」

這時那個女人也起來了掀開帳子，纔望到裏面還睡着一個兩三歲的孩子。

「那孩子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兒子。」

「你們是夫妻麼？」

「怎麼不是夫妻呢？——」那個男人就從他們結婚說起，連結婚的地點都說明，可是那個盡責的警察還覺得不大可信似的，就說：

「對於你們是夫妻這一層，你們得提出有力的證據，你們的結婚證書拿給我看看，」

「同志，出門人誰還帶結婚證書？」

「倒不是我想不道，不然的話我怎麼能知道你們一定是夫妻？再說，按你們的話你們結婚五年了，怎麼只有一個孩子這都是疑問。」

「生孩子的事這可管不了，生育的事誰做得了主，生一個，生兩個，那都是天然的事，——就

是天，它也管不了！」

這是這個女人氣憤的話，她已經穿好衣服站在地上，準備去和他們走一趟回話的樣子。另外姑娘兩人也都準備好了，有點不耐煩地唧咕着：

「要去就快點吧，人家明天還趕路呢，天又冷，這樣要到幾點鐘纔睡？」

那個警察彷彿也明白點了，他退出那夫妻的門口，好像很客氣地請他們安歇。我却站在門口叫道，

「喂，你們要不要來檢查？」

在我的語音中，我一點也不隱藏我的怒意，他又在反問我。

「你是幾個人？」

「我？我就是我一個！」

「那不用查了。」

我就退回來，砰地又關上門，聽見幾個人雜沓的脚步，囊囊地走下樓去了。

我又躺在床上，那無着落的激憤驅去了我的睡意，我在床上反側，彷彿過了許久的時光，纔要入睡，模糊的又聽到有人走上樓來。

「好冷呀，路還真遠，你冷不冷？」

「我有一點冷，走走也就好了。」

這是那個男孩子的聲音。

「快點去睡吧，時候不早了，又凍又冷，怕容易生病。」

再沒有聲音了，我想着那姑姪的一點溫情，可是他們的溫情和愛撫在這裏被解成另外一種意義了。

我真的睡了，突然被一種驚叫嚇醒，他不斷地叫着跑到樓下，好像有人要扼殺他似的，許多人都驚起來了，點起燈問，過着後那個店主纒端一盞燈上來，向大家說：

「沒有什麼事，這是小店裏的一個長客，他神經不大好，驚了衆位，他睡到下邊了，請諸位安歇吧。」

我又關了門睡到床上，遠遠的鷄的淒厲的鳴叫傳來了。

『窄門』

『你們要努力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那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那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

——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節

我的眼前彷彿隨時都展開那片金黃色的夕陽照亮了夾在兩山間的幽谷，每一株尖塔般的小杉樹都簪滿了燦爛的花朵，沈在谷底的水田，蓋上了一層溫柔的金紗，我的耳邊隱約地聽見那輕微的呼喚：（我不知道那是叫給別人聽的，抑或是叫給自己聽的？）

『是你嗎，芥龍？』

『芥龍，是你嗎？』

一聲兩聲，三聲……那不斷的召喚，雖然那麼輕微，却響澈了全山谷，不由得那個從深處被喚醒而及時歸來的芥龍雖不回答，却深深地跪下去了。

那是至高的情感的召喚，那是向靈魂的深處的呼引。那不一定是在陽光的下面，或許是深夜裏，穿過黑暗，穿過不斷的夜雨，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什麼，可是她的信心却那麼堅強地知道有

一個人會聽到她的，有一個人會看到她那發亮的眸子的，有一個人會應着她的召喚而走來的。「如果你突然回答我，如果你在我張望的石堤背後顯出來，如果我老遠望見你坐在長椅上等我，我不會嚇一跳的，不，不見你，我才驚訝呢！」

果然他是來了，他是從遠方來了，好像他就知道她是那麼等待着他的。

那無盡的等待呵，說長又短的時日，說遠又近的距離，真是使他「簡直不知道可以期待他些什麼，也不知道可以責備她些什麼」了，他那最大的希望，原來是「只求和她那麽樣在一條緩和的，繁花夾道的路上攜手同行着，但是，如今是他一個人應着她的召喚來到她的面前，花徑、樹林、山谷……一切都只爲他們兩個人而存在着，還有「一片閃爍的光華」突如其來地填滿了天地，聖輝和他們永在，「沈浸在這一種金黃的陶醉裏」，他的恨自然要發散了，在他的心中也只聽出愛了。

幾年的忍受，一朝纔得到了最好的說明和表現，他們是愛着的，在嘴上，在信中，在心裏，都是如此，可是別人，從愛情採擷快樂；他們只收穫愛情的苦果，只以爲不相近便可以相互想念，却忘記了人生原有的和諧。當着這和諧完成着，天地纔顯出愉悅的顏色。

可是快樂是多麼短促呵，當着那包在薄紙包中最後的贈與在她那蒼白的手掌裏展開了，在他會引起怎樣的暈眩呵！那是那副紫水晶的十字架，繫了他們的苦痛與快樂的，曾經爲了她故意不把它懸在頸下，他就堅貞地踐行他的諾言，默默地走開了，但這也曾給她帶來了悔恨。如今要做爲一個深深愛過他的信物給他，不，給他的女兒，也許可以給她的（他未來的妻子），以阿麗莎的名字。他

能接受麼？他接受了也許就是一切失去了。他爲什麼要那個信物，他要的是那個人。」上帝知道我努力求更大的德行，就只是爲了她。無論那一條小徑，只要是向上的，都會引到她那里。」而她呢，她不也是「以思想追隨他把他的喜悅當作我的喜悅，現在我却不由自主地愛他了，沒有他，我所看到的一切的新東西都叫我厭煩……」這是她真心的傾訴，向自己的告白，她還訴求上帝，這是她的禱詞：

「上帝，你知道爲的愛你，我需要他，上帝，把他給我吧，我好把我的心給你。」

而且在她的手記裏，原來是爲了失去他的生活的記錄，她倒是不斷地寫着他了。她「力抗他仍然念念不忘他。」在這心和心的相通中，連一粒塵芥都放不下去的，何必要那一支紫水晶十字架！當她獻上她那貼身的十字架，如果她不悲傷，她不苦痛的話，那麼她爲什麼要嘴顫抖着，像一個哽咽的小孩子那樣；她却沒有哭，只是從她的眼睛裏射出奇異的光輝，使她的臉上揚溢着那樣非人間的一種天使的秀美。可是她早已忘掉人世間的快樂，只記得聖書的那兩句：「他們並沒有得到應許給他們的東西，上帝給我們預備了更好的東西……」於是她的嘴裏再三重復「更好的東西」，終於變成「更好的賞賜」了。

什麼是更好的賞賜？是死麼？是苦痛之後的死亡麼？難道它真的，「能聚合，……對了，聚合生龍分開的東西？」有生而不能相合，又怎能希望死後的再合？當着生命在他們手下的時節，他們

可以供獻也可以接受，他們反倒矜持着，忍着苦（雖然也許是從苦中汲取快樂），用盡了力纔默默地躺下去，又怎能把生前不能得到的加以補償完成？是不是怕把至高的情感拖到凡庸的污泥中，纔把希望放到遙遠的天邊，可望而不可及，雖然顯示着七色的美麗虹霓，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場空！只是爲這一無所有的將來而獻上生命，用畢生的精力去追尋，快樂的也許只是他們自己，別人却爲他們抹着悲傷，還有一點激憤的眼淚。

最後的一瞬來了，她看着他，把他挽住又把他推拒，胳膊伸着手，擱在他的肩上，眼睛裏充滿了說不出的愛情……

可是門也就朝他關了！

他不是不可以闖進去，像一些熱狂的戀人一般，他可以用他全身的力量去追求幸福和快樂。可是他沒有，我們并不是不了解他，他那馴順的靈魂只是以服從她，不，服從那崇高的愛情爲無比的美德。於是他只在夜色裏哭泣着，嗚咽着。

把門關了起來的她呢？是不是就能任一切都撒脫得開，像什麼也沒有似地走開呢？也許她也倚在牆邊暗泣吧？不，她還不敢哭出聲，她只能任淚水向她的心中流。就是哭泣，他們也該擁抱着，臉貼着臉，讓淚水合成一條，從心中淌到地上。可是在他們中間却有了那堵牆，那堵不該有的牆，遮住他們，隔斷了他們的情誼，而這堵牆，還是他們自己築造的。她只知道在深夜寫着：「一切都烟消火散了，唉！他從我的臂間溜走了，像一個影子。他本來在這裏呵，他本來在這裏呵，我現在還

覺得他在這裏呢。我喚他，我的手，我的嘴在黑夜裏徒然的尋找他！」她再也得不到安寧，情感在她的胸中澎湃，全靈魂在她軀殼中顫抖着。她不能禱告也不能醒覺，於是又一個人靜悄悄地走到黑暗的園子裏，她又走到拋下他的門口，打開了門，滿懷了癡心的希望，以爲他也許又回來了吧？她呼喊，做着徒然的呼喊，還伸出手去在黑暗裏摸索。

可是去了的，是再也回來了！

抓不住的現時現刻，隨時都惹起對瞬間即已失去的追悔。一切過去的雖然都已蘇生了，無形的聲音雖然說着：

「現在，起來吧，時候到了。」

可是，她却準備逃到只能看到上帝的地方去。她是那麼稚氣，還要佈置安貼了纔死，縱然她有的是：

「喜悅，喜悅，喜悅的眼淚，……」

可是她却是在黑夜裏等待天明。孤獨使她不能忍耐，她就像孩子一樣地跪下了，祈求，祈求一個平靜的死。

難道她真的甘心麼？難道她真的想求得那最後的解脫麼？當她失去了幸福的時節渴望起幸福，當她忍過了一生之後，她纔感到她的四壁空無一物。她曾經拒絕了生命又希求生命，可是迎着她的却只有死。

她只是默默地死去，沒有一個親人的眼淚，沒有一聲溫柔的最後的祝福，躺在那小小的療養院裏，孤寂地等待上帝的召喚。陪她至死的是那支紫水晶的十字架，生來繫在她的頸下，死去隨她躺到墳墓裏。任她喜怒哀樂，它一直伴着她，它懸在她的胸前，照在她的心中，只有它纔是她最貼近的，因為它知道深蘊在心底的一切隱秘。

死帶走了一切，只是把悲哀剩給生者（深知她的生者）。她可以撒手去了，默默地躺在土中，只勞那個寂寂地活下去的人，當他在最後向須臾棄的拜訪中，於灰色的黃昏裏，諦聽每一件東西低語着過去。浸沈在這情感中，他們沈默着；在看不清她的眉毛的時節覺得她很美，那怕是對不在這個世界中的人的懷想吧？終於那個說着「我們得醒來了」的人倒在椅中哭起來，僕人雖然拿來一盞燭，照亮了這房間，却不會照亮他們那陰暗的心吧？

這一切不是地上的感情，該是屬於天上的——在天上的蔚藍和白雲之間一支陽光把雲層照得透明了，於是我們舉首觀望，便望見了不屬於人間的人物。和那發着光的愛情，它也使我們的心晶瑩透澈不再有一點塵埃，彷彿面前也有那麼一個深情的少女兩眼直望着，朝着我們走過來。她先拋來了信心，使我的生命豐富，使她的脚步堅定，危牆斷壁，一切生命上的阻障，就全都不存在了。

在這堅貞的愛情上世界纔確立起來。話語也好，沈默也好，心中却深藏着不變的情感。以生死做起訖點，不動搖，不浮矜，守着內心的信誓。多言不是堅強，沈默不是柔弱；只是把悲苦的人生更是加上一番悲苦，這是使人嘆息的，為什麼不快樂地相見呢？為什麼不相見的時候就放膽擁抱

呢？爲什麼不享受生命呢？於是，我想起時常顯着笑的人，並不是沒有悲哀的，只是不願意把不快樂的臉，顯給深深愛着自己的人看而已。這纔更使生命深刻，這纔引出人的謳歌。可是那歌却是這樣的：

『該相會的却遠離了，

這是人生，呵，無常的人生！』

那麼笑着的該不是笑了，也有發亮的淚珠吧？它默默地流着，照亮了暗夜的路，淨化了人們的心。把人的靈魂提高了，向上去，要求着比完美更完美的。

『向上，向上，昇到太空，

那裏纔是光輝的家？』

我歌頌這愛情，我歌頌這不死的信念。它使山水長青，它使萬物生長；它使眼前的天地不滅，它使一顆心是萬顆心。在這愛情上生根，纔能植起愛情的樹來，不只一片葉對一片葉相引相依，就是過路人在這樹下也分享無上的恬美。這樹正像大榕，每一根垂下的枝條在土中生出了根，又生出新的軀幹，連繫着，蔓延着，把有心的全繫在一起了。風雨不能搖撼，斧斤不能砍伐。它緊緊擁抱着大地，大地快樂地擎着它，做爲天地間的一條橋樑。它從地上拔起，直拂着浮雲，把人從凡庸帶到更高的境界，放眼觀望，那裏纔有人類的理想和希望，人類原不該只在這污泥上爬着的。

難道我們只該活在無知，愚昧，貪婪，卑污，沒有羞恥，沒有理想的深淵中麼？難道世俗的網

真的就把我們縛得那麼緊，使我們一點也不能動轉麼？難道我們只知服從命運的安排，默默地生默默地死麼？要走我們自己的路！可是我們的路不是抱着純真的情感沒入死亡，我們要活，我們要以堅貞的愛情相召喚，從這個人的愛情，射出要愛人人，也要人人都愛，——我們能活下去，也能活得好的。

也許我完全錯解了那位時時超越自己的紀德先生的主題，也許，他深深厭惡着那個殉情的阿麗莎，她把聖潔當做義務，他們沒有能像作那樣享樂生命；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許多讀者（他們并不見得愚蠢）大約也站在我這面，他們都熱愛她，尊敬她，獻上他們的眼淚。他們也都服膺那永在的堅貞的愛情，我還可以想得到，那位譯者若不是也和我們同樣想着的話，他或許不會辛苦地翻譯這本書了。當着我們這樣想的話，那位高超的作者若是不紅着臉，自認失敗，那麼他也只得站在我們一面說我們是對的了。

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午夜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再版

中華文藝叢刊
第一種 沈默的果實 (全一冊)



定價 國幣 二元

(郵運匯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文藝叢刊委員會

著者 靳 以

發行人 顧 樹 森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131170)(滬印)



(13270)